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夏完淳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中华名人传记

夏完淳传

XXX 编著

目 录

前言.....	002
第一章 醴泉有源.....	006
第二章 江南神童.....	024
第三章 岁寒松柏.....	052
第四章 前赴后继.....	078
第五章 谈笑赴死.....	111

前言

在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祥和安宁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生活。青少年关注的是自己的学习、事业、爱情、家庭……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可以去游乐场所尽情玩耍，也可在温暖的小巢中欣赏音乐、阅读书籍……生活就像流水一样平静。没有人担心这和平的生活条件是否会失去，也很少有人经历过威胁生命的战火，遭受过外族的侮辱……。然而，就在那并不古老的历史长河中，便有着许多和他们一样年纪的青少年，为了挽民族于倒悬，为了保全民族的气节和人的尊严而毁家纾难，投入到滚滚的烽烟中去……。伟大的抗日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再上溯几百年，我们便会遇到历史上又一个变动的时代：明末清初。这同样是一个充满血泪与不屈抗争的可歌可泣的时代。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满族也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这场斗争是满汉地主阶级之间争夺剥削统治权力的斗争，是封建王朝内部权力的更替，但在这“天崩地坼”时代进步官员、知识分子及广大劳动人民面对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与奴役所表现出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斗争精神则永远值得我们敬佩。这种精神，上传屈原、岳飞、文天祥，下启林则

徐、魏源、孙中山以至抗战时期的爱国民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与再现。忠、孝这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所产生的强烈审美效果令人叹为观止。

夏完淳就是抗清义士的杰出代表。他之所以为后人广泛传扬，不止因为他高昂的抗清激情和民族气节，还因为他就义时尚不到17岁。17岁，正是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时期，许多人在这个时候尚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人生观还刚刚建立。但是，夏完淳这个早慧的“天才少年”在民族危亡、生灵涂炭的乱世迅速成熟，以17岁的年龄做出了连成人也要为之叹服的壮行，并留下了不少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诗文，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幸运的是，在明、清之际的爱国诗人中，他是作品保存得比较完整并受到后世重视的一个。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夏完淳就引起柳亚子、陈去病、汪辟疆等人的注意，汪辟疆在《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中这样评价他：“在我国过去几千年的史册上，的确产生了不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但是他的年龄，仅仅只有十七岁；……他的文学，几至无体不工，虽然不能和徐陵……杜甫、李商隐、辛弃疾这一般人入齐驱之辔，（却）的确是步着他们的后尘，走入了他们共同的途径……与他同时的鼎鼎大名的文人学者……。也要向这一位青年文艺家

五体投地的致最敬礼。”

夏完淳，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的思想当然还有狭窄的一面，比如他深受封建士大夫的影响，奉朱明王朝为正统，不能正确认识农民起义军的本质等等，因为在那个时代，爱国者往往把忠君作为表现爱国思想、从事爱国活动的形式，这是所有封建时代爱国者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都不能掩盖他身上夺目的光辉，尤其在国难深重的时候，这种光辉就更加灿烂华美。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以夏完淳事迹为基础创作的话剧《南冠草》曾激动过多少誓以热血拯救祖国的中华儿女！今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但对祖国的义务没有变，青年人追求向上、追求真理的激情没有变，因此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汲取许多做人的力量。

对青少年来说，夏完淳这个人物有着不可磨灭的榜样作用，而且他的无论是做人还是事业的成功，都很有值得人们深思的价值。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关于神童的记载，但他们大多只是天上的流星，闪烁一时便没了光彩。王安石那篇著名的《伤仲永》对这种情况加以了分析，对社会上不正确的培养神童方法进行了指责。确实，这些天资聪慧的孩子将来有可能成为有用的人才，但盲目的吹捧迎合只能让这些还未完

全成熟的孩子丧失进取心和清醒的认识，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同时又不再继续学习，因此大多数孩子很快就江郎才尽，像仲永一样沉溺于大人的指挥和机械的创作中，“泯然众人矣”。

现代研究也证明，一个人最终的成功，不只取决于他的智力因素，更取决于他的非智力因素。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高尚的思想品德、永不屈服的意志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才的标准。正如郭沫若感叹的那样：“夏完淳是一个神童，五岁知五经，九岁善词赋古文，十五从军，十七殉国，不仅文辞出众，而且行事亦可惊人……。似乎在教育学上也是最值得宝贵的事例。”夏完淳的辉煌，不能不说是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学提供了一个经验，即怎样的后天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幼时的聪明才智转变为成年时的栋梁之资。“夏完淳是成功了，那是因为他具有好的家庭，好的亲眷，好的师友，好的时代，一言以蔽之，便是好的教育”（郭沫若）。今天的青少年，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在他们身上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怎样利用古人的经验教育自己的后代，特别是不光教给他们知识，还教给他们对待逆境的精神，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夏完淳的成功，应该成为教育学上的一个借鉴。

第一章 醴泉有源

夏完淳出生于崇祯四年，即公元1631年，这时的明朝社会离灭亡只有13年了，可谓内忧外患，积重难返。自天启以来的虐政，弄得民穷财尽，崇祯上台后虽决心挽回败局，但已是强弩之末。再加上他刚愎自用，多疑少信，不喜欢听逆耳之言，信任贡谏献媚的宦官，因此不但促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而且还“自毁长城”，中了离间计，杀害了袁崇焕等忠心为国的良臣，给予关外清兵入侵的机会。同时，自1628年起，在饥荒最为严重的陕北又爆发了农民起义。焦头烂额的崇祯帝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剿匪”上，大力征收苛捐杂税，抓丁入伍以对付农民起义，使得国家一片混乱，政治已紊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同时，在文化思想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要求个性解放，反对理学桎梏的时代精神也在广泛发展，许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的士人按照文学观念或活动地域形成各种流派或社团，与腐朽的阉党进行斗争。这里面就有著名的东林党。继东林党之后，又有组织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及小市民的复社和几社，而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就是几社的创始人之一。

一代奇才夏完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在大雷雨即将来临前的江南，松江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

夏完淳出生后，夏家上下欢天喜地，亲朋好友也纷纷前来祝贺，祝贺夏允彝35岁喜得贵子，更祝贺夏家单弱的门庭终于有了生机。大家都涌到摇篮边，啧啧称赞这有着一双黑亮眼睛的婴儿天庭饱满、聪明可爱。此刻，这个躺在摇篮里，乳名端哥，大名完淳，号存古，别号小隐的孩子还不知道，那些欢喜地俯在摇篮上向他微笑的人是多么地优秀，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教诲将影响他短短17年的有生之年，并使这17年在历史上永远留下光辉的一页，并且因为了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因此留在了历史的书页中。

如果说夏完淳是一株挺立的青松的话，无疑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根茎供给了他养分，支持了他一点一滴的成长。在夏完淳成长的周围，有一个极良好的环境，上至先人遗风，父母教诲，下至姐妹及亲戚朋友的影响，这一切都成就了他的才华与品格。

让我们先从夏家这条根说起。夏氏先世是晋朝人夏统，因此夏家也算是诗礼后裔。夏统生活的时代也是乱世，他不肯与奸臣同流合污，隐居家乡会稽，并在《晋书·隐逸传》上留有清名。这种刚直不阿、清白做人的家风遗训一直为后人所继承，同时又在明末这个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染上了新的色彩。

夏完淳的祖父夏时正是一位很有个性，却不为世所重用的知识分子。他身世很苦，由于父亲夏凤早逝，幼年时他便被过继给了叔叔夏鸾。由于是被出嗣的，心理上自然有些悲凉，再加上他的新父母严禁别人谈论他亲生父亲的事情，因此夏时正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只能靠幼时的记忆来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但夏时正天生警醒，非常早慧。据说他4岁时，亲生父亲还没有去世，有一天，他看见父亲和客人玩叫做“双陆”的游戏（一种赌博，类似于今天的掷骰子），好奇心动，便替父亲叫点，谁知百发百中，父亲大惊，自以后便非常喜爱他。他却天性驯谨，不因为父亲的喜爱而失去规矩、沾沾自喜。还有一次，他因为某事而训斥家里的小厮，这在封建时代是极其正常的，一般人并不以为怪，但父亲夏凤却非常生气，他告诫夏时正说：“他（指小厮）也是父母的孩子，难道他就不能呵斥你吗？”幼时亲生父亲的教育给夏时正的感触是终生难忘的，从此他再也没有斥责过仆人，直至生命结束。

进私塾后，夏时正的才华得到了充分体现。据说他只要通读一遍书籍就能倒背如流，记忆力极其惊人，年龄稍大时，他已有了自己的主见，竟常常问倒老师。在参加童子试时，他通过了极严格的测试，名列榜首。一天，在考试前夕，他为散心溜到市场上去默记各个

摊位上货物的名称，从各种各样的鞋子到家具、医药、生活用品数千样无一不记，回家后竟然倒背如流，据查只遗漏了两件！

然而聪明的头脑并没能使他在陈腐的考试制度中脱颖而出。虽然童子试优秀，但长大后参加八股取胜的省试时，他却名落孙山。读过《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节的人，大概都知道这种考试制度的腐败和可恶。好在夏时正不像范进那样迂腐，既然不能中举，他便潜心钻研诗词歌赋，与当地朋友唱和，颇受大家推崇。这期间他曾有过被提拔的机会，但欣赏他才华的学使突然得病死亡，似乎是老天有意和他作对，他的考卷又神秘地丢失。这场打击之后，夏时正终于感叹人不可违命，便无心再考，他曾说：“命憎才，才亦憎命。”昔日的清高变成了苦难后的谦恭。过去，他自恃才高看不起任何人，现在则是觉得任何人都有强于自己的地方。失败后的他，过起了一种潇洒的隐居生活，整日不拘小节，与朋友们吹奏乐器，占射诙谐，喝酒取乐，并借东晋人张季鹰的话说：“吾今而知醉之名人，甚于名之醉人也。”但是，无人知晓，在他那颗曾经向往过经天纬地的心中，是否还存有一丝的悔恨与遗憾呢？

祸不单行。不久，灾难又降临到他身上，由于喝酒太多，他得了一种类似于今天肝腹水的怪病，几次

差点死掉，幸好有国医救治，才得以康复。从鬼门关走回的他，似乎对人生更有了一点感悟与参透。对于自身，他彻底放弃了希望，而把成才的向往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这时他的两个儿子之旭和允彝（即夏完淳之父）已经懂事，且天资聪慧。夏时正严格管教，不敢有一丝懈怠。举例来说，如果儿子在吃晚饭前还没写完文章，他便不准他们吃饭，如果文章稍不如意，便要大改三遍。虽然这种方法并不一定可取，但从某方面来说，也表明他急切报国立业的心愿已移到了后代身上，虽然他表面豁达，放弃了一切追求，但心却并未真正归隐。为了儿子的前途，夏时正常常在夜深人静，其他人都已入睡时还坐在儿子对面，默默地看着他们在油灯下读书，直至晨曦初露时，才悄悄地起身离去。

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两个儿子都早早地便有了成就，尤其允彝更是名誉日盛，颇有神童之声。父由子贵，夏时正的名声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响亮。但此时的夏时正却越发谦虚，甚至连郡邑的门都不愿经过，宁愿绕道而行。郡邑三次礼聘他为大宾（即高级顾问），他都推辞不去，并且发话说：“我早就发誓不去官员的家里，为什么要改变我的气节呢？”确实，此时他已经看透了世事，对人生有了清醒的认识，这认识同时影响了他的儿子们。

夏时正晚年性格更加恬淡。和别人不同，他一生都不置财产，虽然有祖传的田地一顷，却并不知道田地的方位，更别提一般人关注的理财治家了。有时，他看见家人为穷困而发愁，便会快步走开，同时嘟哝道：“快把这些忘掉吧，不要让它们扰乱你们的心情。”如果在路上碰见佃户恭敬地称他主人，他也急急地掩耳跑开，感到非常的不快。这不能不说是亲生父亲夏凤在他小时所进行的民本主义教育之潜移默化的结果。

夏时正的一生，确实是痛苦中的放旷，潇洒中的无奈。人们都称他卓越，称他真纯，但又有谁知旷达背后的辛酸与代价！他生前曾留言，死后要葬在玉峰与泖水间，让灵魂也和云、鹤一起飘游，远离人间的纷争。这个生活在明朝灭亡前夕的隐士，其一生的旷达和潇洒不知引起了多少后人的敬慕！也许，当后来夏完淳在战火中奔波不已时，也会怀着羡慕的心情想起祖父这种闲云野鹤般的一生。但是，这只是和平时代封建文人的潇洒，时代的变化，历史的责任已不允许夏完淳放下重任，躲避于小窠之中了。如果那时他的祖父夏时正还活着，大概也不会再这样做。因为他的隐避，和其先祖夏统一样，是对社会的一种无声反抗和谴责，而从本质上来说，他又是一个入世的、爱国的人。这种精神传给了他的儿子夏允彝，也传给了

他的孙子夏完淳。

夏完淳的祖父这样与众不同，他的祖母也同样是一位奇女子。完淳的祖母顾氏，亦以识见过人、教子以正见称，夏完淳的恩师陈子龙等人曾写过深情的文章来歌颂她。而且，这位祖母还直接给了夏完淳以教育，因此可以说，夏完淳从祖母这里取得的教诲要比从祖父那里得到的更多些。

对于夏老太太顾氏的功绩，陈子龙在一封祝寿信上曾怀着崇敬之情加以歌颂，并仔细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萌芽的晚明，夏允彝兄弟成功的原因及其与顾氏教育的关系。这在今天的商品社会无疑也有很深远的意义。陈子龙说，现在人的教育方法，我是知道的。他们讲究外表的阔气，讲究积累财产，做官为绅。能穿盛装华服，能吃美食大餐，生活安乐舒适，这就是他们对子女的全部要求。可悲的是，这已成为了一种普遍流行的风尚。在这种风尚影响下，他们的子孙必定只注意蝇头小利，不关心国家大事。这就造成他们平时没有治国的方案，到国家急需用人之际又不知所措，无法出力。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也是国家的悲哀。可敬的是，生长于闺房的顾氏却对国家人生有极清醒的态度，对两个儿子之旭和允彝，她因材施教，不落俗流。对于社会弊病，一般作父母的都教育儿子少管为佳，要推方为圆，顺应潮流，不可逆干，

顾氏却鼓励儿子们向时弊开刀，对社会问题不是回避，而是斗争。她不但不怕儿子参与改革，而且还“惟恐其不然”，丢失了正直文人的气节。对于顾氏的远见和魄力，陈子龙佩服得五体投地，称赞她有“大过人之识”！此话出于陈子龙之口，真是至上的评价。

除陈子龙之外，其他人对顾氏的胸襟气度也是赞扬有加。许多人在文章中把她与亚圣孟子的母亲相比，称赞说“夏子以功与言显，而归其德于太夫人，德者功与言之母也”。并认为顾氏是上天特意安排给人间的奇母，她的功绩甚至超过了夏时正，并且影响了四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允彝兄弟并不都是她所亲生，但她对兄弟两人视同一人，始终毫无偏袒，爱护有加，这不仅深深影响了兄弟两人的性格与感情，也对儿媳、夏允彝的妻子盛氏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因为夏完淳同样不是盛氏的亲生儿子，但盛氏对夏完淳亲同己出般的爱护在历史上也同样被传为佳话。

提起盛氏，就不能不提起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这也同样是个传奇般的杰出人物。无疑地，他是所有人中对夏完淳影响最大的一个。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夏允彝是几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受东林党人那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入世精神影响，他不再像父亲夏时正那样求个人超脱，而是积极与好友、同乡陈子龙等 7 2

人共建几社，提倡文学，树立气节，“为有用之学”，希求重振国风。他的名声在江南一带很为士人所推重。受母亲顾氏教育和父亲严格要求的影响，他非常关心国事，独处一室，却“志常在天下”，不但对经史子集样样俱通，而且还对历代典章制度作过详细研究，可见其人确有担天下大任的才能。

他之所以被人们所推重，不光由于自身的才干，还在于他对青年人非常宽厚。只要看到他们的一点点成就，他就要立刻热情称赞，而且“称不绝口”，即使对子女也不例外。许多青年人，包括小夏允彝十几岁的陈子龙，都是在他的鼓励帮助下成才的。陈子龙曾在《报夏考功》中充满感情地回忆自己年轻时怎样在夏允彝的热情关怀下学习诗书以及和夏允彝结成忘年之交的动人事情。还有学生在回忆夏允彝的廉洁时说：“先生外若煦煦（即平和的样子），而持身甚严，一介不取，即余称相知，而终岁修敬，不敢以鸡豚献，惟乌薪一二簋而已（见曹家驹《说梦》第一卷）”。可见夏完淳能有后来的成就，父亲的言传身教当推首功。

夏允彝的出色之处还在于他能做到“当局者自清”，敏感地看到自身以及自己所处的团体的弱点，并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有一件事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这种领袖之才。他和朋友们建立的几社在继承东林党人遗风，提倡“有用之学”的风气上起过很大的作

用，但几社也有一个规矩，即非师生者不能同社。有人便指出这是朋党之风，即搞宗派，拉关系，甚至讽刺说如果几社有人做了官必然会使社会遭殃。当时夏允彝的好友，夏完淳的老师陈子龙还是个年轻的书生，血气方刚，听到此言立即大怒。夏允彝却对他说：“我们立社时之所以有这条规则，是因为大家认为师生关系就像水乳一样亲密，将来有人成就事业时，必能从他身上找到成就学问的渊源所在。然而这个人的话也很有道理。良药虽苦，却利于治理弊病。应该虚心接受。”听了这番宽厚而明智的言语，陈子龙恍然大悟，立刻把提意见者视为上宾，优礼待之。由此可见时人对夏允彝“慎密有思”（见朱溶《忠义录》）的评价并不过分。有这样宽厚明智的父亲，夏完淳的早熟也就并不令人惊异了，而夏允彝教子时少见的民主、自由的作风也当可以想象。

夏允彝从儿子懂事时起就教他四书五经、天下诗文，而且在讲授诗文的同时更注重爱国主义的教育。那些为了国家民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英雄的名字和他们的《正气歌》、《满江红》一起深深地铭刻在小完淳的心中，而父亲及其朋友们为匡救天下，恢复优秀儒家传统和阉党进行斗争的情景更是给了他现实的教育。

刚才提到的夏允彝正妻、完淳的嫡母盛氏的教育

与爱护也是小完淳成长道路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完淳是夏允彝的偏房陆氏亲生，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正妻的地位是很高的，完淳虽为陆氏亲生，但按规矩他必须叫盛氏为母亲，对陆氏只能称呼“娘”，而且归于盛氏的名下。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对他小小的心灵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好在盛氏为人温和大度，对陆氏与完淳的亲近非常理解，从不加干涉，并且利用自己精通文墨的优势，每天悉心教授完淳诗文和礼仪，使完淳深为感动，并且终生像对待生母那样敬重热爱这位嫡母。后来夏完淳在就义前夕写的《狱中上母书》，从表面上来看，就是写给盛氏，这个他名义上的母亲的。在那个封建时期，这是天经地义的规矩，而夏完淳又是受封建教育很深的人。自他懂事时起，小小的心灵中就受到这样的强迫：即使他爱自己的生母，也不能一无保留地挂在脸上，这种感情必须拿来对待嫡母。长期受这种等级观念影响，再加上盛氏确实明理通情，因此他对盛氏的感情深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位嫡母对他的钟爱确是传颂一时的。夏完淳在就义前写的《狱中上母书》中曾提到，嫡母15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教自己礼仪及诗书，是千古难得的好母亲。至于他的生母陆氏，则生平不详，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说，陆氏也是一个长于文笔的人，绝不是寻常的女子，并有陆氏亲笔写的悼念儿子的诗歌为证。尽

管关于陆氏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但从夏完淳的上母书中我们也可隐隐看出他对生母陆氏热爱与歉疚相混杂的、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

夏完淳的伯父夏之旭，当年曾与夏允彝并驾齐驱，同样以文才著名，他对于完淳的教育也不无影响。据说完淳12岁时已很有名声，不免聪明外露，父亲夏允彝又常常让他在宾朋满座时出来作陪，在席间完淳大谈军事策略及边防情况，夏之旭怕他过于得意，常常制止他说：“有客人在座，你不要这样张狂！”伯父的严厉虽不无夫子之气，但对完淳后来养成谦虚沉静的做人态度也不无裨益。

夏完淳的前辈们这样出色，同辈的姐妹也极富文采，对他影响很大。夏完淳有一姐一妹，姐姐夏淑吉是个女诗人，字美南，号荆隐，虽然是正房盛氏亲生，与完淳同父不同母，而且年长完淳15岁，但和弟弟的感情却非常深厚。夏完淳诗文中提到她的地方极多，甚至认为她的文采足以比得上东汉时的才女蔡文姬。夏淑吉的夫家是浙江嘉定的侯家，丈夫侯文中是夏完淳一生中最敬佩的同辈人之一，可惜在完淳六七岁时就早逝了，完淳对他的了解多是从其遗留的诗文中得到的。侯家也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之家，后来在抗清斗争中，父子几人同时遇难，几乎全家都为国捐躯。姐夫一家的这种气节与才情对夏完淳成长的影响如春风

化雨，点点滴滴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

完淳的妹妹惠吉，字昭南，号兰隐，和他同为陆氏夫人所生。惠吉的字为“昭南”，和字“美南”的姐姐淑吉同称“二南”，再加上夏完淳，姐、弟、妹三人又同时被称为“空谷三隐”（夏完淳号小隐）。

惠吉也富有才气，和完淳的感情亦很好。完淳曾在诗中称赞他们的兄妹情谊为：“天涯风雨雁飞鸣，雨雪相依倍有情……论心此日欢方恰，惜别他时感又生。”可见兄妹感情于一斑。完淳牺牲前，郑重地把亲生母亲陆氏托付给这个唯一的妹妹照顾。

夏家这脉已如此优秀，而完淳的亲友也同样出类拔萃，这也是他从小所受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完淳的亲眷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嘉定侯家外，还有嫡母盛氏的侄女盛蕴贞。和夏淑吉一样，她也是侯家的儿媳，只是她的命运比青年守寡的夏淑吉还要苦。她的未婚夫是淑吉丈夫侯文中的堂弟侯智含，也是有名的才子。但在抗清斗争中，智含在灵隐逃难时死去，她便成了还未成亲的未亡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封建时代，这个弱女子只得和夏淑吉一样削发为尼，做了淑吉的徒弟。她的诗写得非常真挚动情，如《寄兄》：“一自双亲杳，乡园不忍旋。七年三见面，稚子渐齐肩。梦断燕山月，春归海树烟。书来能念我，三复鹧鸪篇。”而她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那首《赠圣幢诗》，

其中“心能同水月，骨自带烟霞”被人们传为难得的清灵佳句。由于她和夏完淳是表亲，又是完淳姐姐夏淑吉的妯娌和徒弟，因此和夏完淳也成为互相影响的知己。

夏完淳很小便由父母作主订了亲，他的岳父钱彦林是嘉善一带极有名望的才子，而且性格豪爽，被称做钱长公。这位岳父可谓为完淳的师表，明亡时他积极参加抗清，组织义军，后来因掩护过完淳的老师，上文提到的抗清义士陈子龙而被捕，和女婿夏完淳同一天为国捐躯。浩然正气，可歌可泣！他死后，妻子徐氏不愿独活，也投水自尽了。

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有才名的人，和完淳也非常要好。长子钱熙风姿玉立，才气纵横，也是夏完淳最敬重的同辈人之一，只可惜有才无命，在完淳16岁时便因参加抗清活动，积劳成疾去世，完淳伤心不已，曾写下“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悼语，谁知一年后这诗竟也成了他自己的悼语！钱熙的弟弟钱默似乎比哥哥更有文采，他8岁时就能写诗，15岁当了进士，和完淳也有唱和，在当时和夏完淳同有神童之誉，并为夏完淳写过一篇《神童赋》，神童为神童写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明末家破人亡后，钱默流浪各地，不知所终。

另外，岳父的堂兄钱榘也是完淳的抗清同志，和

他们翁婿二人在同一天壮烈殉国。亲戚们的才情与气节为完淳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优良环境，使他在耳濡目染中思索、学习，得到了做人的力量和做文的启示。这是夏完淳的幸运，也是他最后成才的一块重要基石。

有了良好的家风、卓越的亲朋，夏完淳的幸运还在于他有一批良师。早在他出生时，在宾朋往来，觥筹交错的庆贺声中，夏允彝的心中就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忧虑。花厅里清客云集，欢声笑语，花厅外却是乌云压城，山雨欲来。中年得子的狂喜并不能冲散他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以及对自身出路的思索。还有，就是对教育儿子的筹划。随着完淳年龄的渐渐长大及国势的日趋衰微，夏允彝心中的紧迫感也愈加强烈。他预见到将来会有很艰苦的振兴大业等待着完淳他们，也许他们要提早担负起父辈身上的责任。而完淳，又无疑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对这样一块璞玉，需要最好的工匠来加以雕琢，绝不能只局限于自家门庭的教育，只有纳百川之源，才能成为江河。在这些当时最杰出的良师中，对夏完淳影响最大的，自然当推陈子龙。

陈子龙，字卧子，也是松江华亭人，他比夏允彝小12岁，但夏允彝非常器重他的才华，常常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与他结为了忘年之交。二人志同道合，

同为几社的组织者与创始人，人称“陈、夏”。陈子龙不但有丰富的学识，而且志向高远、善于运筹帷幄，是难得的济世之才。

在文学上，陈子龙和夏允彝一样主张继承明代前后七子传统，诗宗法汉魏六朝盛唐之音，以求振兴国运。他的才气在当地及江南各省都很有名，尤其以不读死书，重视时务而闻名于世，这在迂朽的明末是很难得的。他对宦官的痛恨，对人民的同情都深深打动了学生的心，完淳的文学成就亦受了他很大的影响。他和夏完淳的关系即使在现在也是非常理想完美的，二人既是师生，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又成为共同战斗的战友。他对夏完淳的影响，并不小于夏允彝。

完淳的老师除了陈子龙外，还有太仓人张溥，他是复社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五人墓碑记》向为人们所传诵，并被选入了高中课本里。张溥也是夏允彝的要好朋友，对完淳非常喜爱，常常耐心地给他解释书中的疑难问题，只是英年早逝，死的时候只有40岁，那时夏完淳还不到12岁。

完淳的老师中还有抗清义士史可法、黄道周以及后来完淳为之做参谋的吴志葵等。他们的气节文章给夏完淳带来的是另一方面的更加严谨、更加壮烈的教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五个“平生风谊兼师友”的特殊人物，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姐夫侯文中、内兄（大

舅子)钱熙外,还有一个后来死得极其悲壮的人陆鯤庭。清兵入浙江后,这个崇祯时的进士惟恐被拉出来做官受辱,决心一死。无奈家人对他看管很严。一天,他趁妻子偶然离开时插上房门上吊自杀。家人发觉后破墙而入救活了他。他却痛苦万分,质问家人:“奈何苦我!”最终还是自杀身死。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并不鲜见的。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不像洪承畴那样卖身求荣做了贰臣,也不隐居保全自身,而誓死以求舍生取义,这种精神极其悲壮。

夏完淳能有幸遇到这么多良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千百年来祖国传统文化熏染的结果使夏允彝没有被别人对他儿子的吹捧夸奖冲昏头脑,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必须从性格及品性上来对儿子进行教育,并为他选择了多位这方面的良师。为此,夏完淳将一生感激自己的父亲。

综上所述,夏完淳之所以能迅速成长,最后成为留名青史的少年英雄,除了他自己有较好的资质以及刻苦学习的主观条件外,家世、家庭、环境、教育、交友、社会、时代诸因素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言行,都是有着自幼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所形成的立身报国的信念为指导的。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到

质变的，十几年来一点一滴的环境熏陶与长辈的言传身教都为他在特殊而伟大时代中的杰出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江南神童

夏完淳就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下慢慢成长起来。祖母顾氏曾教育出了两个好儿子，自完淳出生后，又把心思放在了小孙子身上。她常不顾儿、媳的劝阻屈尊陪孙子玩耍，教他一些浅近的诗歌。嫡母盛氏对他更是小心照顾，疼爱有加。她虽然不如夏允彝那样严厉，却也非常严格。每天黎明即起监督完淳的学习，给他讲习诗书，同时送上精心烹调的饮食。晚上完淳休息时，她经常和陆氏一起照顾他入睡后才悄悄离开。更多时候，这位通情达理、温柔大度的夫人则让完淳和亲生母亲陆氏单独呆在一起，自己去照看婆婆和亲生的女儿淑吉。

至于夏允彝，对儿子要求就更加严格了。再加上前面提到过的良师、亲朋的影响，天资聪慧的小完淳进步得很快。他“生有至性”（作者注：见《砥斋集》），即今天所谓“坐得住”，坐在书斋看书是他最大的快乐。小小年纪的他，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贪玩，却喜欢粘在凳子上煞有介事地拿着书一目十行地翻，虽然不能精通，却也乐趣无穷。即使在炎热的夏天，大家都拿着扇子乘凉，孩子们在水里嬉戏时，他也像块石头似的端坐在那儿，看书写字。嫡母盛氏心疼他，

有时强迫他出去游泳玩耍，他却视玩耍为苦事，常常在敷衍地玩闹一会儿后就又跑回去看书。盛氏又要劝阻，夏允彝笑呵呵地对她摇头：“不要管他，让他去看吧。”

在这种大量读书，不求甚解的幼年教育方法下，夏完淳对诗词经义有了一种感性上的认识，5岁时初上私塾，很快便能讲解《四书》、《五经》，而且常常一语中的，能抓住书中的要点。他因为熟读经史，所以常常大胆地在文章里谈论古人得失，而不像一般孩子那样人云亦云，盲目崇拜。这一点倒是继承了祖父夏时正小时候“诘问塾师”的胆量和精神，也深得父亲夏允彝的赞赏，认为他不死读书，没有沾染八股习气，路子是对的。当时夏允彝的好友，即完淳后来的老师陈子龙常常到夏家来玩，见完淳童年老成，颇为可爱，便常常逗弄他，和他争辩书中的疑难问题，有趣的是，一开始陈子龙只是出于游戏之心，想和孩子开开玩笑解闷，谁知完淳却十分认真而且精通学问，常常扬着小脑袋一字一句地反驳，弄得陈子龙无话可说，未免有些尴尬。这以后，陈子龙对完淳刮目相看，再也不敢轻视，并以能做他的老师而自豪。夏允彝的几社朋友们更是惊奇万分，敬称完淳为“小友”，视之为同道中人。

松江一带的文人们对于完淳的才华是领教敬佩了，

但还有些别的地区的人看完淳年小可欺，总要拿他当成一个小玩具来戏弄一番。对于那些喜欢戏弄自己，不尊重孩子人格，不对自己平等相待的大人，小完淳也颇有些自己的整治方法。虽然他体力、年龄都不如对方，但“狡辩”的才气却常能保护他在大人的调笑下不是像当时一般的孩子那样无话可说，听凭戏弄，而是勇敢地用聪明为武器进行巧妙的“不见血”的回击。

有一次，苏州昆山的葛靖调带着一个姓龚的朋友来看望夏允彝。恰巧夏允彝外出，两个人不免有点扫兴。夏完淳一听说父亲的朋友来了，忙规规矩矩地穿好会客的衣帽，出来热情地迎接两位叔叔。两个人正在沮丧间，见完淳胖乎乎的挺可爱，就想逗逗他取乐。当时夏允彝常常应朋友之约帮他们写些文章，葛靖调就问完淳：“你父亲最近怎么那么喜欢裁剪哪？”完淳不知其故，急忙认真地询问。葛靖调忍笑说：“要不是这样，为什么总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哪（指为别人编稿的事）？”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完淳见他们嬉皮笑脸的样儿，气也来了，但按规矩又不能在长辈面前动怒，只见他大眼珠一转，有了主意，站在那儿毕恭毕敬地答道：“可不是，幸好有那未去葛龚者，得稍遗一二耳。”二人一听，不禁愣住了。

原来，这里面有个典故。东汉桓帝时，有个在政

府做事的人，请别人为他写一篇交差的奏记文。那人也不会作，便给他出主意说：“从前梁国有个叫葛龚的，会写记文，你直接抄他的文章就行了，不用再。”谁知这个府吏粗心大意，在抄葛龚的文章时竟把葛龚的署名也照抄不误。府公大惊，气急之下把他开除。因此当时有人说：“作奏虽工（好），宜去葛龚。”此刻完淳把这个典故用上，表面看来是谦称父亲像那府吏一样用那葛龚的文章来替朋友写稿，深层的意思则是借文字的多重含义来嘲讽葛靖调和他的龚姓朋友，葛、龚二人是“未去葛龚”（即在这儿呆着不走）的两个人。完淳对父亲的两个朋友当然没什么恶意，也只是和他们借典故开个玩笑，但用意就在于告诉他们，不要以为我小，就可以在我面前嘲讽我的父亲，我是不好欺负的！结果葛靖调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闹了个没趣。两个人不但不生气，反而对完淳有了新的认识，知道了他的厉害，从此也再轻易戏弄别人家的小孩子了。完淳以他小孩子的机智，捍卫了父亲的尊严。

像这样利用自己对历史典故熟悉而反攻得胜的例子还有许多。因为长幼有序，封建时代儿童的地位是不高的，因此一些好开玩笑的长辈常常利用孩子幼稚，又不能反抗的弱点来对他们加以戏弄，引以为乐。完淳却不甘心受这种欺辱，而是用自己的巧智争回了一

个又一个胜利，赢得了大人的尊重。小时候的经历告诉他：畏惧退缩是没有用的，只有自强者，才能获得胜利。逆境是可以克服的，只要你拥有实力。

当然，实力的获得并不仅在于对历史典故的熟知和利用上，这只是小技末道，在完淳看来算不了什么，他希望在真正的“学问”上来赢得更大的尊重。因此经过磨练，在六七岁时，这个“总角小童”便可洋洋洒洒写出数万言的诗赋古文来，而且“下笔立就”，“奇丽可观”，于是，惊叹不已的人们又送他一个美号“圣童”。老儒生陈继儒在《夏童子赞》里称许他：“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

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不要忘记夏完淳有那样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正如周汝昌先生感慨的那样：“要相信古人中是有天才的。”初唐四才子之一的王勃不也是在七八岁时就诗词赋精通了吗？孩子身上的潜力是无穷的，而这个年龄又正是他们智力发展的黄金时期，只可惜现在有太多的家长并不真正严肃地对待这一个“小孩儿时期”。

儿子有了这样闪光的灵感，对他人的成就都“有片善，称之不容口”的夏允彝自然是鼓励有加的，但他也并不是一味的称赞，而是在肯定儿子的才华的同时注意指出他的不足，并且把他当成大人平等看待，

让他时时参与自己和朋友们的活动。几社同仁开会时，完淳便也常常坐在叔叔伯伯们中间，仰着小脑袋静静地听他们纵谈天下大事，痛骂朝中奸臣。加之奶奶、姐姐以及嫡母也常常教他《满江红》、《正气歌》等爱国诗歌，使他小小的心中除了做学问，成功名外，更多了一点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崇祯十年，夏允彝与好友陈子龙同时应试成功，做了进士，并上北京接受了皇帝的亲试，名列三甲。消息传来，夏家上下一片欢腾。如果凭心而论，夏允彝与陈子龙对那种腐朽的、摧残人才的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是并不欣赏的，因此有人就称他们的几社是“以才情坏八股（见《南吴旧话录》）”。但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而且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又太少了。如果想立功名，想做清官为国出力，就不得不通过八股“破题、承题、起讲”的那些关口，不得不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以对付考题中那些断章取义的古怪句子，这又是士子们唯一的选择。对夏允彝来说，国家现在已处在风雨飘摇的时期，处处捉襟见肘，千疮百孔，不但面临清军的威胁，还要应付国内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而当时的官员又多为阿谀奉承、互相倾轧、腐化消沉之辈。在此时获取功名，固然可以光宗耀祖，但更重要的是，终于通过了这千百个像父亲夏时正那样有才华的人都没能挤过的独木桥——科

举，可以借此跳板来完成自己“兼济天下”的抱负，为国家出一点微薄之力。这也是父亲，一生被科举制度所困，被迫隐居乡里的夏时正对儿子真正的心愿。

这次赴京给夏氏父子留下的，除了光荣与赞扬外，还有另一种难以忘怀的印象，对天真的小完淳那6岁的，时常做着玫瑰色美梦的心来说，也是一个重重的打击。在第一次走出书斋，走出江南，和父亲奔赴京城的漫长旅途上，完淳看到了许多平时在温暖的书房、亲戚家中，奶奶父母的羽翼保护下看不到的外界的残酷现实。当时河北大旱，山东又闹蝗灾，许多饥民被迫流离失所，卖儿鬻女，一幕幕景象惨不忍睹。完淳的老师陈子龙在这一时期写下的《小车行》、《卖儿行》，给了他强烈的教育。《小车行》中那含着血泪的诗句：“小车班班黄尘晚，夫为推，妇为挽。出门茫然何所之？青青者榆疗我饥。愿得乐土共哺糜。风吹黄蒿，望见垣堵，中有主人当饲汝。叩门无人室无釜，踯躅空巷泪如雨”。使他感到了为人民呼吁的必要性。人民的困苦，生活的不公使这个生长于父母关爱，亲友鼓励中的孩子警醒、惭愧。尤其是在赴往北京的轿中，他看到路边许多和自己年龄一样大的儿童因为穷困而倒在地上，身上的衣服褴褛不堪，简直就是一堆破布片；有的头上插一根草绳，呆滞地望着过往行人，期望着被人用几串铜板买去好让贫穷得身无

长物的父母吃上一顿稀饭；一些面黄肌瘦的大姑娘被论斤卖……，他们那一双双迷茫、痛苦的眼睛是那么刺着身穿暖衣，坐在轿中的小完淳的心！特别是后来到了京城，目睹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看着达官贵人们沉醉于舞榭歌台、灯红酒绿之中，全不顾百姓死活，大肆挥霍的情景，又使他小小的心灵中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困惑与思考！

在北京期间，按照惯例，夏允彝经常带着6岁的完淳一同拜见京城名流、文坛领袖。其中有一位钱谦益在当时大名鼎鼎，尽管此公在后来投靠了清朝，晚节不保，但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威望的，特别是他和南北文坛都有很深的交往，因此新科举人、进士在进京时都把拜会他作为一条必经之路。对于跟随父亲前来的6岁小童夏完淳，他非常喜欢，主动写了一首《赠夏童子端哥》的诗送给小完淳，在诗中称赞他的天才是“若令酬圣主，便可压群公”，视之为一代英杰。虽然其中不乏吹捧的痕迹，但完淳的聪明早熟在此也可见一斑。一个文坛盟主能亲自为一个6岁的孩子写赞诗，这在当时是成年人都要羡慕不已的事情。

身在嘉善的岳父钱彦林一家闻讯后，自然和松江的夏家人一样兴奋不已，夏完淳和钱彦林的女儿钱秦篆是由父母“包办”订的亲，虽然两个小孩还不懂儿女之情，但钱家已把夏允彝的这个宝贝儿子当作爱婿

看待了。女婿童年有才，钱彦林自然高兴，不但钱彦林高兴，他8岁的二儿子，即前一章提到的，和完淳同享神童之誉的钱默也为“妹夫”的才华而兴奋不已。惺惺惜惺惺，出于对完淳的敬爱，这个也年仅8岁的少年挥笔写下《神童赋》，神童为神童作赋，在当时传为佳话。赋的前言一本正经地写道：“《神童赋》，为妹婿夏端哥赋也。年甫六龄，善慧深睿，解经论史，妙通义致，赋以赠之……。”正文一开头就洋洋洒洒地称赞：“西极青真，东王小童。绛河行肃寥之卫，青裙拜木父之宫。璇游久览，琅唱时崇；霜玄夜结，雾紫朝空……。”此赋虽不免有堆砌词藻之嫌，但思致之奇，文字之美，是许多大人穷尽一生也难以做到的。身在京城的完淳看到这篇表扬文章，顿时坐不住了，直想立刻回到江南，去见见这位与自己同样有才的“大舅子”。正好在这时，夏允彝的任命也下来了，他被授为福建长乐县知县，而好友陈子龙则作绍兴推官。两个人接受了任命，急忙拜别京城的朋友老师，收拾行装，准备回家安排一下家小，就立刻上任，“不负明君”，为国家实实在在地去做一点事情。

心里装了许多问号与沉思，又急切地想回到南方故乡的夏完淳便又随着父亲、老师一起离开这后来再也没能重游的雄伟壮丽的京城帝都，过黄河，下长江，

回到了松江。

一跨进家门槛，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奶奶房中去看最疼爱自己的奶奶顾氏。这时顾氏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但一见到从京城，天子脚下“载誉而归”的小孙孙，顿时精神抖擞起来，把他拉在怀里不住地打量。到京城去了大半年的小完淳，似乎少了几分顽皮，多了几分沉郁，身体也比从前壮实了一些。只见他穿着新做的小袍，红扑扑的脸上，一双机灵的黑眼睛闪着沉思的光彩，依在奶奶怀里像只小猫一样活泼可爱。顾氏抚摸着 he 毛绒绒的头发，眼眶不由得湿润了。尽管她一直以坚强明智、教子有方享誉乡里，也轻易不动感情，但人老了似乎特别眷恋天伦之乐。看着这稚气未脱，却又已露峥嵘的争气的小孙子，老人不由得悄悄拭去了蕴积多载的泪水。敏感的完淳一下子就察觉到了奶奶的激动，他昂起头，吃惊地问：“奶奶，你哭了？”顾氏忙向他泰然地笑笑，喃喃地说：“奶奶是高兴。”

这时，完淳的嫡母盛氏陪着刚刚放下行装的丈夫夏允彝进了屋，已年过40的夏允彝急忙跪在母亲脚前施礼。这边，小完淳早一头扎在了嫡母的怀里。盛氏抱着他的脸不住地亲吻，母子俩笑作一团。过了一会儿，盛氏拉着完淳走到门边，轻声说：“完淳，快见见你娘，她这些天想你，眼睛都哭肿了。”完淳这

才发现，他的亲生母亲陆氏正怯怯地依在门边，瘦削的脸上，一双显得特别大的眼睛里露着热切的神情。完淳心中顿时涌起一阵酸楚，跑过去叫了一声“娘”，便忙把头埋在陆氏的裙子里，生怕别人看见他的眼泪。陆氏低头抚摸着他的身体，头上那浓厚得似乎要掉下来的发髻随着窄窄的肩膀一起微微地抽动。盛氏在一旁百感交集，不由得也抽泣起来。

过了一会儿，奶妈也抱着完淳的两个妹妹过来问安。这两个妹妹都是陆氏所生，其中最小的那个就是夏惠吉，此时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完淳正在逗弄妹妹，忽然看见一个纤弱的白色身影也向这边缓缓移来，仔细一看竟是姐姐淑吉。淑吉身穿白衣，面容憔悴，见到他时忙强笑着，却显得不太自然。这时夏允彝也从屋里出来了，淑吉忙上前拜见，一声“爹”才出口，已是热泪横流，周围的人也忍不住痛哭失声。完淳这才发现姐夫侯文中并不在场，再一看姐姐穿着孝服，才惊悟原来姐夫已……。姐夫的才华一向是他十分敬重的，姐夫对他也十分喜爱，常常在他到嘉定侯家玩的时候指点他文章，没想到他竟这么年轻就死了，而且留下二十出头的姐姐和小外甥侯繁这一对孤儿寡母。

对于姐夫的悲惨命运，他从大人的议论中也略知一二，姐夫有一种类似于今天的神经痛的毛病，因为

病痛，思路常常被阻塞，课业均不理想，家人按照一般的思路，还以为他是因为贪玩荒废了功课，对他常常责怪。侯文中在病痛中倔强地挣扎，终于以极大的毅力在秀才考试中成功，家人欢庆万分，却不知他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姐姐淑吉嫁过去后不久，就发现丈夫经常疼痛得不能吃饭，惨叫连绵，十分难过，但不懂医道的公婆还以为儿子发了狂疾，请庸医又延误了诊治。等到姐姐力请到好大夫来看时，姐夫已如一盏耗尽了油的灯，静静地闭上了那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眼睛。临死前，他烧掉了几乎所有他既爱，又深恨的诗文稿，只留下数十束在剧痛难忍时用头顶着书桌，用血与泪艰难地写下的文字……一家人痛苦万分，然而悔之晚矣，姐夫就这样在无穷的期待和伴随终生的病痛中艰难地去了，留下年轻的寡妻和幼小的儿子独守空闺。多年来，成就功名这个目标不知造成了多少哭与笑的悲剧！然而，又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是悲剧！这是非常复杂的，不能改变的事实，即使明智如夏允彝者也不能免俗。再想到一生为功名所困的祖父夏时正，还有身边许许多多有才无命的叔叔哥哥，以及那些赴京路上看见的连书都不能念上的小朋友……完淳的小小心灵中不觉涌出种种难以排遣的对命运的恐惧，对人的怜悯以及不可名状的强烈悲伤，这使得他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他这一哭，正在悲痛

落泪的大家反倒清醒过来。姐姐先抹干泪水，过来把他搂在怀里，强作平静地说：“今天父亲和小弟归家，本该快快乐乐的，是我不好，惹得大家难过。夫君的死是天命，不可强求，好在我还有疼爱自己的公婆父母，有儿子陪伴，大家不用为我难过。来，父亲，小弟，到花厅去吃饭吧。”盛氏也忙进去搀扶低头不语的婆婆，一家人这才擦干了眼泪，默默地沿着那条几代人都熟悉的小路向前走去。

夏允彝父子回家后，很快便忙得不可开交。夏允彝的几社朋友天天都来看望他，和他谈论国家大事及今后每个人的去向，并表惜别之情。由于完淳这次在京城也轰动一时，大家对他更是青眼相待，每次父亲的朋友来他都要相陪，与叔叔伯伯们抚掌谈论政局，简直成了个小大人。不过最令这个小大人高兴的还是，大妹妹（后来不幸早死）的“未婚夫”贤哥也随父亲来家里玩了。

贤哥大名叫顾家骏，和端哥夏完淳是私塾同窗，如今又由父母作主成了他的妹婿，这和夏完淳是钱默的妹婿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时完淳的大妹才二三岁，家骏也只有六七岁，来夏家根本不是为了看“未婚妻”，而是来看自己的同学好友夏端哥的。完淳还没顾得上去看大舅子钱默，就碰见了妹夫顾贤哥，自然也十分高兴。两个小孩在一起看书讨论，琅琅的童声

常常传到书房外面。

有一天，那位曾写诗称完淳“包身胆”的78岁老儒生陈继儒闻声来看这两个小家伙，并给他们出了几道难题，两个孩子聪明外露，对答如流，让老儒生感慨万千。他抚摸着两个小孩的头，语重心长地说：“聪明，是灯烛的光芒，智慧，是日月的光芒，你们要哪样？能言的人，志在功名，立志的人，志在世道，你们要哪样？小孩有大人的规模，是春天行冬天之令，大人像小孩一样天真，则是冬天行春天之令也。冬令肃穆，春天有生气。你们又要哪样？”两个小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由得都哈哈大笑，学着和尚的样子向老人行礼道：“善哉，善哉！”

这时正好夏允彝从窗口经过，急忙进来问好。陈继儒拉着他的手，感慨道：“贤侄啊，我活到78岁，从没见过真正的神童、圣童，只是在书里看见过记载。今天我是见到了！国家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就要靠他们这些未来的栋梁之材了！你要用心栽培呵！”说完又深情地拍拍完淳和贤哥的头，这才感叹而去。两个孩子目送着他的身影，才不由得细细回味起他刚才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话来。夏允彝转身看着儿子和“女婿”，叮嘱道：“刚才老先生只是鼓励你们，千万不要得意忘形，听见没有？”两个孩子忙低身回答：“是。”

在家乡的日子没有呆多久，夏允彝就要起程赴福建长乐县了。对于完淳的教育，他一直不能丢弃，终于决定干脆带儿子一起去福建，让他接触社会，增加阅历。对于这个决定，家里的老母、夫人虽然都有些舍不得，但从完淳未来的前途着想，也就忍痛同意了。毕竟让完淳跟在父亲身边，开开眼界是最好的出路。就这样，完淳含泪拜别了白发苍苍的奶奶、嫡母、生母，两个妹妹（姐姐淑吉已回婆家），跟着爸爸又一次踏上了征途，只不过这次不是北上京城，而是南下福建。

走出很远时，他每次回头，好像还能看见奶奶由嫡母搀扶着站在院子里不忍离去的孤独身影。马车在蜿蜒的小道上越走越远，这身影也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渺小。嗒嗒的马蹄声清脆地敲在青石板的路面上，一下，一下，又一下……，就好像一把小银头打在完淳被眼泪与亲情浸泡得湿透了的心上。完淳不由得叹息一声：奶奶啊奶奶，从此关山千里，江河难渡，我何时才能再见到您慈祥的身影？

7岁的完淳不知道，这次告别就是他和奶奶的永别。从此，他再也没见到过亲爱的、坚强的，给了他童年教育的奶奶，这位教育了两代英才的杰出的中国妇女。

在赴福建上任之前，夏允彝带儿子先顺路到嘉善

亲家那里拜谒了钱彦林。那天风清日暖，钱彦林正坐在绿竹扶疏的后花园里，听家养的小戏班唱《牡丹亭》，自己也不时兴起随着那清婉的曲调款款吟唱几句，颇为得意。忽然在这时见到德高望重的亲家夏允彝和久盼会晤的“爱婿”完淳，不由得又惊又喜，忙叫人匆匆撤了戏换上酒席，又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夏允彝看见亲家这副狼狈相，不由得暗暗发笑，忙上前阻止。

好一阵忙碌之后，钱氏父子及夏家父子才坐定下来。夏完淳终于见到了那位写赋夸赞他的大舅子钱默，不由得欣喜若狂，忙拉着他的手，和他谈起文学来。钱默年长完淳两岁，却显得比完淳瘦削，白净的脸上，一双女孩子般多愁善感的大眼睛流露着忧郁、惆怅的神情，和神采飞扬的完淳形成鲜明对照。而坐在一旁的大哥钱熙则风姿玉立，性情沉稳。完淳很快就喜欢上了钱熙，又和这位大哥兴致勃勃地攀谈起来，顿感相见恨晚。

趁着三个孩子谈天时，和夏允彝说话的钱彦林也在偷偷打量未来的女婿。只见小完淳天庭饱满、秀目长眉，举止端庄有大人气，言谈中又露着豪情，真是前途不可限量啊。钱彦林不由得为女儿高兴。

他看得发了呆，连夏允彝正在和他说话也没听见，还在心里得意于自己的英明之举。这时，正在谈天的

完淳忽然转过脸来，瞪着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尊敬中又不无试探地问：“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这样大的问题突然从一个小孩子口中问出，一下弄得毫无准备的钱彦林张皇失措起来，平日的风流潇洒劲儿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支吾了一会儿，只得急中生智地答道：“我的所重所学，和你父亲差不多。”总算应付过去了。完淳问完后，照样神态平静地吃菜聊天，这样的问答在他来说是常有的事，而钱家上下却被惊动了。钱熙、钱默兄弟都吃惊地望着这个不但有文采，还关心时事的妹婿，钱彦林则把夏允彝悄悄拉到一边，拭拭头上的冷汗说：“允彝兄，还是你教子有方，我领教了！”夏允彝憨厚地一笑，说：“令郎也很出色啊。”钱彦林摇头：“他们才华或许不差，但论起对时务的兴趣来，就差多了！”

由于旧时代男女授受不亲，完淳未来的妻子钱秦篆并没有在酒席上露面。不过，当完淳父子拜别钱氏父子，出门离去时，细心的完淳却忽然发现在东厢房的一角，月亮门的粉墙外，一个比自己略矮一点的小姑娘，身穿一身淡青色的衣裙，隐在长廊的柱子后面，微露出半个头来，用好奇的眼光偷偷打量着他。这时夏允彝在前面催他快走，他只得匆匆回身跟在父亲后面，把这个神秘的躲在回廊后的小姑娘留在了自己身

后。

对于他们来说，再一次的相见则是在漫长的十年后，洞房花烛夜时了。那时侵略者的炮火已经燃遍了江南大地，钱夏两家都加入了抗清的队伍，也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即将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当然，这是现在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过的。

夏允彝到长乐县后，开始废弊兴利，大刀阔斧地进行自己的改革计划。他的治理方针的中心内容就是“用古教化”。因为他是主张复古的人，对人民，他反对使用苛捐杂税，提倡“抚慰弱，煦煦如家人”的民本主义思想，力求达到孔子所说的“大同”境界，即用古人的方法，来治理明朝末年的社会。

由于他廉洁无私，又通晓经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更由于他善于判决疑难问题，一时间长乐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百姓个个拍手称快，连其他地方的人也跑来请夏大人裁决纠纷，无不满意而去。

这时的完淳，才名也更加响亮。他9岁时，父亲夏允彝曾把他写得比较好的诗歌收集起来，为其印了第一本诗集《代乳集》。亲戚朋友争相阅读，夸奖他是少年奇才。老师陈子龙欣赏完淳的才华，在和朋友编当代名人诗歌选集时，特意把完淳的几首诗也搁在后面，表示了极大的赞赏。一时间，完淳的才名风行江南，又一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面对耀人眼目的名声，九岁的完淳曾不免有些得意。许多所谓的神童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放松要求，停滞不前的。但好在他的父亲、奶奶以及老师都堪称优秀的教育家。尤其是奶奶顾氏，这位被称作“有大过人之识”的老人尽管心中高兴得像吃了蜜，心里却惟恐孙子会被早来的荣誉冲昏头脑，立刻来信谆谆叮嘱他要戒骄戒躁。父亲夏允彝在一时的兴奋后也渐渐平静下来，不再夸赞儿子，而是又开始督促他刻苦攻读。老师陈子龙也不时写信来教育他要继续学习。在大家的帮助下，完淳很快就渡过了这一关，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帮助父亲处理政务，造福百姓上。

当时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任总兵统辖福建附近海域。此人的表现与他的儿子可是大相径庭，他性情勇猛，小时候就是个泼皮，后来流浪到日本成了海盗领袖，盘踞在福建、台湾一带，掌握来往日本及南洋群岛海上的航程，横征暴敛，目无王法。崇祯初年，他接受了明朝的招抚，官至都督总兵官的显位，照样无法无天。夏允彝的前任们对他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对新来的小小知县夏允彝，他更是不放在眼里，照样纵容手下为所欲为，但他没有想到，秉公执法的夏允彝要拿他开刀了。

郑芝龙有一个部将，守卫澳门一带海域。他曾接受了一个商人的贿赂，放那商人出入自己守卫的海区，

但又起坏心杀死了那商人，夺取了他的财物。这事被商人家属告到了夏允彝那里。允彝自然将这个部将绳之于法。郑芝龙忙气冲冲地带人来找夏允彝说理，一时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夏完淳当时正在屋里读书，听到前面的喧哗忙悄悄跑出来，躲在柱子后面，害怕地看着父亲一人应付那些身强力壮的武将。夏允彝却一点也不害怕，他先请郑芝龙坐下，叫人恭恭敬敬地奉上茶，这才缓缓说道：“作为一个澳门地区的守卫者，此人夺取海上商人的货物，已属不该，更何况他还假借大帅您的威名来做这样的事，就更可恶。当然，您郑大帅肯定是不会纵容他做这样的事的，而他却违抗了朝廷与您的旨令，不但玷污了朝廷的法纲，也败坏了您郑大帅的名声。这样的人，您说该不该法办呢？”一番软中带硬的话顿时说得郑芝龙哑口无声，只得恶狠狠地瞪他一眼，无可奈何地离去。一行人刚刚走出门，完淳就奔出来扑到父亲面前，敬佩得五体投地：“爹，您真行！”夏允彝和善地微笑着，抚摸着儿子的头，说：“道理虽然在我们一边，但对待那些以权势武力压迫我们放弃道理的人，只有既勇敢又懂得智谋的人，才能取得胜利，你说对吗？”完淳想起自己刚才的胆怯，不由得惭愧地低下了头。父亲的勇敢与临危不惧的气节，给了他很大的教育。从此以后，他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面对险境时的勇敢精神。

不久，夏允彝又碰上了棘手的案子，这次并没有牵扯到达官贵人，而只是发生在平民百姓之间，但案情扑朔迷离，就像一团迷雾般无法鉴别。案子是这样的：某村有一个人出外经商，却久久不归，后来同村人偶然在深山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家人便来夏允彝处告状，说和此人一起经商并向他借了钱的两个同伴有杀人之嫌。夏允彝考虑到借贷的钱数很少，断不应为了这一点点钱就弄出人命，一定有其他的原因。他仔细审视两个嫌疑犯，发现两个人的长相大为不同，一人长得聪明漂亮，另一个却显得憨头憨脑，而且满头满脸的斑痕。他开始怀疑到后者的妻子。他思考了很久，决定采用心理战术。他派人秘密召来后者的妻子，对她严厉地说：“我夜里做梦，上天托梦告诉我，杀人者身上有斑痕，而且是其妻蛊惑他所为。你不要隐瞒，赶快交代吧！”这女人被当头一棒击得目瞪口呆，只得把所有情况都老实交代出来。原来，她讨厌丈夫的丑陋和憨傻，而喜欢上了那个长得漂亮的丈夫的同伴。谁知他们的奸情被那位借钱给两人的商人无意中发现了。为了杀人灭口，她和奸夫立下借刀杀人的诡计，鼓动傻丈夫去和那人吵架，傻丈夫一时怒起，杀死了那人。他们原以为此事做得天衣无缝，就是查到罪魁祸首也与己无关，没想到夏允彝聪明绝顶，一下子就看出了破绽，不得不认罪伏法。此案一破，当

地的罪情顿时减少了许多。人们传颂着料事如神的夏大人，品行不轨者听到夏大人的名字都心惊胆战。夏完淳完完整整地参与了父亲破案的全过程，不但学到了判决疑难的本领，更学到了父亲的细心、沉稳，也明白了做一个朝廷官员所肩负的责任。他开始更加成熟起来。

当时夏允彝不但要受理各种各样的新案件，还要处理前任留下来的许多疑难案件，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完淳不忍心看到父亲操劳，便常常帮助父亲整理积压的卷宗，和父亲一起分析其中的案情。有一个案子是这样的：福建多山，游客上山不便，需要有人抬他们上去，于是堪舆业（即抬滑杆）就应运而生。由于竞争激烈，这些等在路边拉游客的劳动者之间常常会发生争吵。其中有发生斗殴的甲乙二人，争得最厉害。乙有一个儿子，天生疯癫，乙的侄子便给乙出坏主意说：“反正你的儿子也治不好了，不如杀了他来诬陷甲，这样又省掉了负担，又除掉了仇人，何乐而不为呢？”乙竟依计而行，杀死亲生儿子去报官，诬陷甲有杀人嫌疑。当时的知县察觉到乙的诡计，准备逮捕他下狱。乙恐惧万分，为灭口又杀死了给自己出主意的侄子，并把这罪行也推到了甲的身上。甲气急不过，竟也派一个要饭的老妇人到乙的家门前讨饭，并按甲的布置故意惹恼乙。乙果然恼怒，痛骂老妇，

老妇便一头撞到台阶上死了。甲便也诬陷是乙杀死了老妇。此案牵涉众多，案中有案，夏允彝的四界前任都无法弄清，有的前任竟为此而伤神吐血，可见此案的难度之大。夏允彝到任后，深知破此案对安定人心的重要，便和儿子一起整理分析那堆满了一车的关于此案的资料，下到偏僻多蛇的山村去寻访证人，寻找罪证，呕心沥血了一年多，终于把案情弄清，使两个犯法者均低头认罪，闽中百姓惊称他为“神人”。

从此各地有案情不能决者都跑来找夏大人受理，夏允彝不忍推托，都一一接受下来，他还自创保甲制度，把责任下放到每一个甲长那里，同时又严申必须察有实据，一时间政绩传遍海内。

人民的生活有了起色，县里的财政也渐渐丰盈，而夏允彝父子的生活却仍旧保持在一个非常清贫的水平线上。在微薄的俸禄中，他既要抽取一部分奉给母亲，分给妻子，又要给完淳置办书籍，还要经常接济穷苦百姓，因此这个一县的父母官竟常和儿子只以一点盐浸的豆豉下饭，并吃得津津有味。完淳在松江老家时，由于奶奶、母亲的精心照顾，再加上家里又有田地可产粮食，因此伙食还是不错的。到这里后，天天和父亲吃着极简单的，不合胃口的饭食，却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他看到父亲已年过四旬，却过着这样清苦的生活，“不改其乐”，即使被朋友看见了自己

的窘况，也毫无愧色，照样神态泰然，再想到历史上不重衣食，只重学问的颜回那样的书生，想到那些一生两袖清风，身居高位却心忧百姓的官员，不但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在许多同龄的官员之子都过着衣轻裘、食珍馐的日子时，自己能有这样的锻炼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好事。不是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吗？那么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为了使远在松江的家人放心，他每次写信回去时，都说自己生活得很好，衣食无忧。夏允彝看见儿子这样懂事，心中高兴万分。

这一对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像一对朋友般生活于异地的夏家父子，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富于情感，具有想象力的这对传统文人时时能在日常的，别人认为苦不堪言的平淡日子中发现乐趣和诗意。

一日，朋友送给夏允彝一坛美酒，允彝忙叫儿子去找一个酷爱饮酒的叫林无功的人来家共享美酒。等完淳拉着林无功兴冲冲地回来时，才发现桌上除了一坛酒外，只有一点点咸菜孤零零地摆着。原来夏允彝这个月的俸禄除买米后，只够再买一点咸菜了。夏允彝见林无功站在那儿呆愣的样子，急忙把他拉过来，笑呵呵地说：“无功，你知道吗？隋朝的时候有个叫王无功的人，本朝呢，还有个叫祝无功的人。祝无功

这个人很聪明呵，他说古人是穷得袖子上露出窟窿，脚后跟露出袜子都能从容对友，不以外表上的寒酸为耻，这才叫有风格。可现在的人呢，宁愿家里穷得叮当响，身上也要穿着好衣服招摇过市，宁愿让穷困的亲戚饿肚皮，也要以好酒好菜来款待客人。他们说这叫脱俗，可我看这是庸俗，是并不真正把朋友当兄弟看的表现。今天我请你来喝酒，是把你当真正的兄弟来看待的。请坐吧！”林无功被夏允彝一番真挚的话打动了，急忙坐下来。完淳给他倒上酒，他一饮而尽，大呼：“好酒，真好酒也！”三个人谈论古今经史，谈论朝野大事，民间疾苦，不觉就着咸菜喝了一杯又一杯，那苦涩的咸菜在他们嘴中，竟然比鲈鱼羹、菘菜条还要美味百倍。因为那是有无穷的雅趣与妙语作佐料的呵。三人从下午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宾主都感到十分地畅然，最后尽欢而散。

就这样，夏完淳父子在偏僻的，一般人引以为苦的福建长乐县舒适、自由地生活着，物质上极端匮乏，精神上却极其丰富，朋友们的友谊，书本的知识，给正在成长的完淳以极大的滋养。

时光流逝，5年悄然过去，长乐县完全变了样子，家家夜不闭户，生活安定，丰衣足食，夏允彝也成了远近有名的“夏青天”。

到夏允彝以民治闻名天下时，完淳也已长成了一

个12岁的少年。自7岁上来到长乐，5年来他随同父亲体察民情、受理案情，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中，开阔了眼界，对社会的底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也明确了身上的责任。他暗自发誓：将来要做一个父亲那样的人！思想的成熟使他不再动辄为文学上的一点才华而沾沾自喜了，他的心，已放在了整个天下，整个知识界上。通过随父赴京所见和在福建5年的磨炼，他对社会民生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亟盼自己赶快长大，好像父亲一样得到功名，然后利用这功名换来的官职推行自己的措施，造福天下百姓，也造福像祖父、姐夫这样被封建科举制度深害的读书人。他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在那颗少年人的心灵里，有着多少宏伟的抱负和热切的、对振兴祖国的希望呵。如果天假以年，如果不是生在国难当头的明末，谁能说他不会是又一个王安石，又一个于谦呢？

5年来，居于东南沿海一隅的夏允彝以他的辛勤工作，终于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崇祯十五年，吏部尚书郑三俊向皇上推举天下廉洁奉公、才干超群的知县七人，夏允彝名列榜首。正在为国运衰亡弄得焦头烂额的崇祯闻讯大喜，亲自用御笔把这七人的名字写在皇宫的屏风上，表示极大的嘉奖，同时又召见了这七位英才。夏允彝的沉稳神情和超群才干，使崇祯及文

武百官大为赞赏。大臣方岳等人极力向皇帝推荐这乱世英臣，崇祯也决定破格对夏允彝实行提拔，委以大任。在长乐县的百姓们闻此消息，又喜又悲。喜的是夏大人终于有了被朝廷赏识的机会，悲的则是夏大人此一去不会再来，长乐县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父母官！当地士绅百姓集体捐钱，为他立了一个生祠（即为活着的人立的祠堂），这是极大的拥戴与热爱，是人民盼望清官、好官的强烈呼声。

夏允彝即将受命于危难之际，就要更好地发挥几十年来蕴积的才华，最大程度地实现他为国尽忠的理想了。这也是封建时代许多正直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他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谁知就在这时，噩耗传来，夏允彝的母亲，完淳的祖母顾氏不幸因病去世。夏允彝父子悲痛欲绝，匆匆奔回家乡松江料理后事。崇祯闻讯也感到十分可惜。因为在封建社会，父母去世，儿女要在家乡守三年的孝，不能出来做官。崇祯想委任夏允彝以大任的念头自然只能作罢，而这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已逼近了京城，明朝江山即将土崩瓦解，他自然也无心再管此事，而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抵抗李自成大军的事情上了。

风雅倜傥的少年夏完淳就这样陪伴着悲痛的父亲

允彝回到了家乡。此时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是大雷雨即将到来的前夜。一个大变动的天崩地坼的时代正缓缓地他们在，所有人的面前拉开帷幕。

他的至此为止还是一帆风顺的、平静美满的少年时代也将要在此帷幕拉开时提前结束，悲壮的、血雨腥风的日子将随之而来。

第三章岁寒松柏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大军像一股强烈的劲风吹到了北京，势如破竹般地冲破了一切抵抗，浩浩荡荡地进入了明朝的首都北京。崇祯在煤山吊死，明王朝灭亡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便控制了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农民军命令明朝贵族、官僚交出巨额赃款，并严厉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大官僚、大地主，一时间穷苦百姓拍手称快。

然而，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及官员阶层闻听此讯却悲痛万分。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苛求。因为对士大夫来说，忠君和爱国是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忠君观点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支柱，没有它，夏允彝、夏完淳以及封建时代一切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就无从论起。这种局限性也给了清朝统治者以借着代行讨伐的口实，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建立清朝政权的策略得到成功。

对于在家服母丧的，曾被崇祯皇帝赏识，并破格提拔的夏允彝来说，明朝的灭亡、皇帝的自杀都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丧母、丧君，刚刚有了点成绩的仕途

又无路可走……。一时间，他恍若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他曾去找老朋友史可法商量兴复明朝的事情，决心变卖家产，组织军队反击李自成的政权。然而，虽然许多封建士绅、官员渴求恢复明朝江山，但被苛捐杂税所苦的老百姓们却更为“开大门，迎闯王（即李自成），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歌谣与传说而感动。闯王不收苛捐杂税，开仓济贫的事迹早已在大江南北流传开来，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人民盼望着能为自己出头的政权。因此夏允彝又常常感到复明的艰难。父亲夏时正隐居终生的道路在向他招手，他有心不事“逆匪”，保全自身的“清白”，像父亲那样在诗与酒中痛苦地度过下半生的光阴。

而对血气方刚的14岁少年夏完淳来说，虽然在福建度过的5年时间里，他也看到了许多朝廷的腐败，人民的困苦，感到了困惑和迷茫，但在他心目中，这并不是明朝统治者的错，更不是整个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缺陷。他只想在长大成才后做一个清官，任命贤能，去除赃官，帮助皇帝重振江山，造福人民。他的思想，还不可能到达那么高的高度。因此他和一些同龄的少年如朋友杜登春等人自称“江左少年”，组织“少年得朋会”，上书缙绅40家，乞求这些叔叔伯伯们起兵讨伐“诸贼”，还在聚众哭祭自杀的崇祯皇帝时起草了一篇《讨降贼大逆》的檄文，言辞激烈，

感情充沛。

北方的形势瞬息万变，当南方的夏完淳他们还在热切商量着怎么重建明朝江山时，吴三桂已引着清朝大军进入了北京城，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北方清廷曾以八旗不足6万人，加上蒙古和汉军八旗最多也不过20万人的兵力，战胜了10倍以上的明朝官军，十分剽悍雄健，又由于当时清军统治者多尔衮采取了“任贤以抚众，使之近悦而远来”的拉拢、分化、瓦解明朝官僚地主的政策，使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一大批卖国求荣的汉奸成为了清军入侵中原的引路人。李自成被迫撤离才占领了40多天的北京。民族矛盾迅速取代了曾沸腾一时的阶级矛盾，上升到了首位。

消息传来，江南的人民又一次极大地被震惊了。随着这消息进入大家耳中的，还有当时随着明朝的灭亡而被显露出来的一部分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的杰出将领与广大战士的英勇功绩。熊廷弼、袁崇焕为保卫疆土最终被清廷施了离间计，死于崇祯刀下；把守沈阳、辽阳的袁应泰，“兵尽矢穷，阖家殉难”，为朝廷流了最后一滴血；战士们更是“分陴固守”，与城池共存亡。农民起义军的部将们，也在坚强地与清兵作战。凡是清兵所到之处，中原人民都展开了英雄的斗争。

正如谢国桢在《南明史略》中所说：“清朝统治

者，轻而易举的，不到四十天功夫，就入据北京，他们以为……大明的江山，就可以唾手而得，想不到东南抗清的战士史可法、郑成功、张煌言等，据守荆襄一带以郝摇旗、李过、高一功为首的大顺农民军，和李定国所领导的大西农民军以及全国的志士、义师，都奋起抵抗，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英勇的反抗，发展而为历时四十多年还没有止息的伟大的抗清斗争”。

夏完淳父子和他们的朋友、家人、亲戚也立刻投入到了这场席卷了几乎每个人生活的浪潮中去了。

这时的形势，据《南明史略》所说，是极其严峻的。清朝贵族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战胜农民军进入北京后，为了统治中国，收买人心，就颁布军令，告诫将士说：“此行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勿杀无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又揭示了准备实行的八项政务：“一、求贤，二、薄税，三、定刑，四、除奸，五、销兵，六、随俗，七、逐僧，八、均田。”话虽说得这样堂皇，但实际情况，恰与之相反。

清朝统治者首先勒令北京城内北城所住的居民，10天之内迁出城外，把八旗军队开入城内编防驻扎。又对于河北“近畿”的明朝皇室以及王公贵族的皇庄田地认为是无主荒田，归清朝王室所有，并圈占老百姓的土地，分给八旗的将士。诚如顾炎武所说：“当

屠杀圈占后，人民稀少，物力丧耗，不见文字礼仪之教”。有些破产的农民被迫投充到八旗名下“披甲为奴”忍受野蛮和惨酷的剥削。因此有不少农民受不了清兵的虐待，都私自逃跑，清廷又颁布严追逃人的禁令。此外清廷还向人民百般勒索榨取，借以增进财力，作为进行西征南侵军事上的准备。清廷在初进关时，为着要笼络老百姓，还容许人民保留明代装束，但是后来随着统治的稳定，就施展了残酷的统治手段，颁布剃发和改换衣冠的命令，强迫人民遵从，如有不服，就肆行屠杀。并且派满洲八旗到处驻防，监视人民的行动，禁止民间私藏马匹和武器，严立保甲制度。但是清朝统治者也知道仅用武力是不能消灭人民反抗的，所以一面又用隆重的葬仪来改葬崇祯帝，企图通过这些虚伪的做作，来收买人心。他们还迎合官僚地主对农民军仇恨的心理，集中兵力攻打大顺农民军，说是替明朝“报君父之仇”。凡是投降清朝的汉奸一般都保留原来的官职，如吴三桂不但“晋封为王”，而且“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水矣”，来拉拢明朝的官僚地主而增强其统治力量。

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结合，使政权带上了最凶残的特性。这样一来，不但农民群众以及各地少数民族要揭竿而起，就是城内的市民、小手工业者以及一部分开明士绅也都一致地纷纷起来抗清。明末大

规模反封建剥削的阶级斗争至此转化而为人民群众反民族压迫的抗清斗争。他们分别拥立明朝分封的藩王来招集群众，在“复明反清”的旗帜下，进行了抗清斗争。

这时，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正在山西、陕西整理队伍，准备出发东征，尚无暇南顾。他们在河北、山东、以及苏北所布置的防御工作以及设置的官吏，多数被明朝的官军和地主武装趁机摧残破坏，被解除武装。那时从北京逃到南方的官吏、商人、市民也被地方上腐败的官军和地痞流氓，肆行劫掠杀害，弄得南北要道，运河北段，顿呈兵荒马乱，满目凄凉，紊乱的状况；山东各地的农民起义军，虽已起兵抗清，但力量分散在各地，还没有组织成为一支有坚强斗争力量的队伍，那些拥有实力的明朝军官，如刘泽清、马士英、左良玉、郑芝龙之流，各人拥兵自卫，徘徊观望，散漫得如同一盘散沙，坐视清兵长驱直入。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正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领导群众，抵抗清兵恢复失地。

但对新皇帝的人选，意见就有分歧了。在从北方逃难来的明朝宗室中，东林党方面张慎言、钱谦益等主张拥立明神宗的侄儿潞王，而阉党官员马士英则与福王由崧的关系密切。他以武力作后盾，使东林党措手不及，来不及防备，迫使东林党承认福王在金陵监

国。东林党明白大义，认为大难当前不应当在立国之前，先闹家务，因此也就没有力争。就在这样强迫、容忍的气氛下，两党共同支持福王在金陵监国。

1644年旧历五月十五日福王正式即位做了皇帝，立年号为弘光元年，建立了南明偏安政府（以上材料见谢国桢《南明史略》）。

偏安政府建立后，一时间江南江北的官员、百姓都对它寄予了很大希望，认为在它的旗帜下，人们又有了主心骨，有了组织者，可以为恢复国家而战斗了。当时以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代表提出的大政方针都是比较正确，比较积极的。如“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不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要“复故土以光祖业”以及一系列具体措施：兴修水利、减轻租税；把兵权集中到中央，使地方上驻扎的官军听从中央的调遣；废除特务机构等等。四方的义师也响应史可法“守江南者必于江北”的号召，共同保卫金陵新政权。一时间朝野人士跃跃欲试，都想参加到政府中来，以尽一份微薄之力，成就复国大业。无数力陈时政的奏疏文件都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金陵，送到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弘光帝手中。

自清兵入关后，民族危机使夏允彝立刻打消了隐居终老的念头，弘光帝即位后，他更是热血沸腾，决

定只要国家民族需要，哪怕自己还有母孝未除，也必须出去尽忠。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他相信母亲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支持自己这么去做的。

谁知事态远不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有无数人为了国家民族可以忍辱负重，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然而却依旧有那么一批人，把自己的私利放在民族大业之上，把乱世当作发财掌权的大好机会，全不顾人民的安危，国家的安危。这样的民族败类，简直比那压境的敌兵更加令人扼腕生恨！

当时在弘光朝掌权的阉党余流马士英、刘孔昭、阮大铖就是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拥有兵权，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昏庸的弘光帝只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傀儡而已。当时史可法的名声很大，又富有军事才干和凝聚力，请他担任总指挥是众望所归。然而马、阮等人却嫉妒史的才干和名望，急于把他排挤出金陵，好独掌小朝廷的政权。在他们的排挤下，史可法权衡利弊，认为在大敌当前，清兵的战火已烧到长江的情况下，自相残杀，消耗力量是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国家打算，只有和衷共济，才能达到恢复中原的目的。因此他拒绝了许多人要求他与马、阮相争，执掌金陵中枢的请求，接受了马、阮胁迫弘光帝发下的要他离开金陵，去扬州督师的命令。

在这个时刻，本该是同仇敌忾，共同抗战，才能恢复河山的，但明朝统治内部以史可法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东林党和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的争斗，内阁与将帅的不和，已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而且还愈演愈烈，结果内部的矛盾反而超过民族矛盾上升到了首位。清兵南侵在即，而这里却还在明争暗斗，光凭几个像史可法这样的忠勇之将和大批手无寸铁的士绅百姓，又怎能抵抗八旗子弟那悍剽的身躯？！善良的人们在南明王朝初建时那些美好的，希望立刻恢复国土的企望迅速化为了泡影。就连像南宋那样偏安百年的愿望也不可能实现。南明王朝的命运，实在是比南宋小朝廷还要脆弱、悲惨许多，简直就像一片被一点丝蔓勉强牵扯着的荷叶，狂风大雨一来，立刻就要被“雨打风吹去”了。

刚成立的小朝廷如此腐败，如此令人失望，夏允彝那刚刚兴起的为国效力的雄心不觉又渐渐淡下去了。连身居宰辅之位的老友史可法都被排挤出了金陵，那么他这一介书生，又能做什么呢？

为了拉拢人才，以壮门面，马士英、阮大铖他们也在到处搜罗有名望的人士，以优厚的待遇来拉拢他们。曹家驹在《说梦》中讽刺当时的现状为“一时趋功名者，人人自以为王茂弘、祖士雅”。夏允彝这个前朝进士，崇祯皇帝御笔亲封的人才自然也在他们计

划之内。夏允彝以“大卓异”的才能被他们任命为考功主事，“屡为好辞招之”，一时间，似乎立功报国的愿望又可以立刻实现了。但夏允彝面对这炫人的名声却显得非常地冷静。他在思考，是否应该去金陵，和那些当道的奸人为伍？凭自己的一点力量，能做到“清君侧”，做到使上下一心，恢复中原吗？能说服那令人失望的弘光帝吗？这几乎等同于用鸡蛋碰石头，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连史可法史大人都被排挤出了金陵，更何况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一腔热血的自己呢？

夏允彝在思考，他的家人也在深深思考着，在这个多事之秋年代的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守寡的女儿淑吉闻讯，急忙赶回娘家。一进门，就看见跟随了夏家几十年的老仆夏顺正在默默地打扫院子。正是盛夏时节，大自然的节气不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而改变，照样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院子里月季花开得正盛，墙根下的书带草摇曳着，在灰白色的墙面上投下淡淡的影子。知了在忧心忡忡地叫着，可院里却笼罩一片与季节不符的寂寞、萧杀的气氛。平日里笑声朗朗的回廊、书房此时却静得像水一样没有波纹。淑吉的心头一紧，这和自己在嘉定的婆家何其相似啊。她悄悄地问夏顺：“老爷呢？”夏顺一见大小姐回来了，顿时欣喜万分，急忙放下扫帚，往后面一指：“和公子在后花园里。您快去看看去吧！”

淑吉匆匆赶到后花园。一进门，就看见父亲日渐消瘦的身影正立在那株已凋谢了的老梅旁，背微驼着，头发已几乎全白了。13岁的夏完淳背对她站在那儿，正在向父亲进言：“爹，只要到了金陵，凭你的威望，你的智谋，我想一定会大有作为。江南同仁们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了。昨天不是有许多叔伯劝你效法祁彪佳祁大人，做一次奋斗吗？爹，现在史大人已被赶到了扬州，朝中奸人当道，大家都在看着你，不要灰心，我们还有希望啊！”夏允彝似有所动，但又忽然苦笑一下：“爹，老了！”

“爹！”淑吉和完淳姐弟同时叫了一声。淑吉奔过去，轻声说：“弟弟，不要逼爹，爹到底见过许多风浪，他的想法应该比咱们成熟。”夏允彝侧过脸来，慈祥地望望女儿，说：“淑吉，你的想法如何呢？”

淑吉沉思了一下。夏允彝一向以“有片善，称之不容口”来对待年轻人，便是对自己的儿女也不例外。淑吉姐弟从小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和睦民主的家庭里，因此对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也敢于把意见拿出来和别人一起争论，即使是对长辈也不例外。此刻，她明白，父亲绝不是在敷衍，而是真正想听到自己——夏家长女的意见。她清清嗓子，看看凝视自己的父亲与弟弟，开口道：“爹，眼下国势如此，我知道你的心思，为了救国，每个有点良知的士人都恨不得献出自

己的血，自己的生命。我公爹的心思，又何尝不与你一样？但是，此事关系个人名节是小，关系救国大业是大。如若阮、马等人借你名头欺骗天下之人，继续为非作歹，爹爹到时不是也成了有理说不清的为虎作伥之人？”

“姐姐！”完淳惊异地叫了一声。

淑吉又继续说下去：“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晋元帝时，仆射周与王导交情很深。王导堂兄王敦于永昌元年攻入建业，以旧怨杀周。事前曾告诉王导，王导没有表态。后王导得知周曾多次在元帝面前为王敦谋反事替自己辩护，于是痛哭说：“吾虽不杀伯仁（周的字），伯仁却因我而死。”），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实在太多了。爹，我这次来，公爹及叔父一再叮嘱，让我告诉您，虽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大义，但却不一定明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爹不要这样急，应该再好好想一想。如果史大人还在朝中执掌大权，爹出去辅助他重复河山，这就是天大的好事，青史留名的义举。虽然祖母孝期未滿，但她老人家在天有灵，也会欣慰的。但眼下朝中君相失德，必败无疑，如果爹现在出去任职，祖母她老人家也会不安心的！”说到这儿，她又转向完淳：“弟弟血气方刚，恨不得立时收复中原，我知道你的心思。但凡事不是凭一个‘勇’字就能解决的。弟弟聪明过人，

当能知其中的道理。”

花园里一片寂静。此时残阳接月，晚霞四起，孤鹜惊飞，池塘里那初绽的荷叶托伞下，一片红光悄悄地泛起，抬头望去，月色已浮在了天际，映在了水波的浅红皱褶里，也映在了淑吉那张清秀的脸上。

夏家父子都用一种新的目光看着淑吉那平静而睿智的眼睛。夏允彝的眼中，含着欣慰与幸福，夏完淳则是敬重、惭愧有加。姐姐那张被晚霞染红的脸，此刻就像一朵半开的荷花，那样平静，那样脱俗，又像天边的一弯明月，虽不是丰满如轮，却清奇淡雅，有一种智慧的光芒，让人燥热的心得以安宁，让人沸腾的情绪得以平静。能有这样一个既多才，又多智的姐姐，完淳何幸啊！

夏允彝看看一对儿女，轻声说：“淑吉说得对，我的决心下定了。”

一直悄悄地依在花园门口，担忧地凝望他们的盛氏夫人脸上也绽开了如释重负般的笑容。

第二天，夏允彝就以母丧终制为由婉拒了考功主事的职务，马、阮一伙大为恼怒。此刻清军正在攻击农民军，无暇南顾，对向他们乞怜的南明小朝廷也暂时放任，阉党之流便在忙着向清廷称臣的同时，大肆迫害东林党人，恢复特务机构。不但把投奔过农民军的东林人士都处以死刑，而且还要把复社知名人士如

吴应箕、侯方域等加以逮捕，并炮制了一本黑名单，指东林为蝗，复社为蝻，因此起名为《蝗蝻录》，想把东林和复社的人士一网打尽，而且阉党又要炮制罪证，诬陷正直的朝野人士与逃难到南方的另一个明朝宗室，明神宗的侄儿潞王有染，一时弄得人人自危。对于和复社性质相似的几社人员，当然也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几社领袖夏允彝这时又偏偏“不识时务”，与他们作对，因此处境岌岌可危。他们的脏水自然也泼到了允彝的头上。为了示意自己无心入政，躲开这帮人的纠缠，夏允彝带领家人到昆山脚下隐居起来，静候世态发展。谁知他们还不放过，又对他进行莫须有的诬陷，借傀儡皇帝的手降了他的官职，并图谋进行更大的迫害。在冰冷残酷、令人痛心的现实面前，夏允彝叹息道：“天下事至于此，不尽小人过也！”他的心，充满了矛盾与困惑。对昏君，他不再有任何迷信，而是责怪。但他对代表复国事业的南明小朝廷，还是充满了责任感。他曾悄悄渡江到扬州，与史可法共商救国大计。

而小他12岁的好友陈子龙则似乎更加清醒，言词也更加犀利。他给皇帝上疏说：“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故物。今入国门已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臣甚为之寒心。”一时被众人叹为名言。

面对与自己想象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残酷现实，一向善于思考的完淳又开始了深深的、痛苦的思索。他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有了质的飞跃。对一向奉行的忠君思想，这个14岁的少年大胆地发出了疑问：“君王衔壁出辕门，落日悲风满姑孰。……。殿前匍匐三顿首，明驼快马追风走。”“汉宫佳丽抱琵琶，皓齿红颜塞上沙。”以及“到今罗绮古扬州，不辨秦灰十二楼。”对历朝历代昏庸误国的皇帝的讽刺，对他们不顾人民死活的愤恨都倾注于笔端。这个富有豪情壮志的少年，平生最热爱的诗人是屈原，但屈原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不参加实际斗争，只能以死反抗的软弱性又使身处明末清初的江南，呼吸了自由的、要求个性解放空气的夏完淳感到不满。他尽管敬佩，却并不赞成在封建士大夫心中视为壮举的以自杀报国的屈原式行为，他认为只要一息尚存，只要还有希望，就要尽一切可能去战斗，而不是消极逃避，更不是怨天尤人。他的爷爷夏时正是以隐居于平安之世而度过终生的，父亲夏允彝现在也暂时隐退在昆山。但完淳比父亲又进了一层，他非常反对隐退。在一年后弘光朝廷灭亡，父亲自杀后做的《咏史杂成口号十首》中他曾这样写道：“遗恨殷郊大白旗，黄虞千载更无依。当时尚有顽民在，何事西山独采薇。”对伯夷、叔齐（伯夷为商末一小国国君孤竹君的长子，孤竹君以次

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伯夷不受。后二人闻周文王善养老而入周。周武王伐商时，二人劝谏，武王灭商后，他们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式的消极逃避表示了反对，这也是他超出一般人的地方。

对于劳动人民那种“竿木群兴”的抗暴意志，他非常欣赏，在和朋友们、亲戚们的交往中，他鼓励他们，也鼓励自己要“结屠箫之豪客”，广交天下豪杰，共同为恢复故国而奋斗。

就在夏完淳苦苦思索着人生的价值时，刚刚成立的弘光小朝廷也开始走向迅速毁灭的边缘。阉党攫取了政权，清除了忠良后，就大修宫殿，铺张扬厉，奢侈浪费，全不管前方的烽火狼烟和百姓们的热切呼声。弘光帝也骄奢淫逸，“饮醇酒，选淑女”，成天寻欢作乐，完全是阉党手中的一个提线木偶。著名戏曲《桃花扇》中李香君拒绝阉党人士的纠缠，以死明志，血溅团扇和在宫中谴责昏君的情节，就发生在这一多事之秋。

弘光帝初即位时所发布的减轻赋税的方案，也被撕得粉碎，人民的负担大大加重。为了攫取财赋，这帮人又挖空思想出办法，卖官鬻爵，朝廷中越发乌烟瘴气，一团漆黑。

时间在飞速流逝。到1644年年底，清兵已逼近苏北，金陵已处在极其危险的情势下，实际情况是已无退路了，但弘光帝仍在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阉党也照样在争权夺利。尽管史可法仍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联络四方，筹备出战，但马、阮等人还是决不为他筹集军饷，毫无备战决心，对史可法报来的紧急军情轻描淡写，搁置一边，一心只想与清朝求和，效仿历史上的东晋、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左。史可法痛心疾首地上疏皇帝，指明这种消极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昔日东晋君臣想的是力图中兴，打回老家，才仅仅保住了江南的地盘；南宋君臣尽力想在楚、蜀一带立国，但也只是定都临安（今杭州），苟延残喘了百年；而今天的南明君臣，却只想求和，保住江南小天地，是比东晋、南宋统治者还不如，还没志气，这样只能无立锥之地。正所谓“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但这义愤填膺的奏折在纸醉金迷的小朝廷看来，依旧只是一纸空文。

尽管满心悲愤，但史可法依旧率领人马兢兢业业地守卫在江上，甚至牺牲吃饭睡觉的时间，不敢有半点马虎。清朝统治者几次想利用颇为“有效”的诱降方法来劝诱他投降，都被严辞拒绝。

第二年，情况更加严重。史可法本准备北伐收复河南失地，但此时清军使用反间计，内讧四起，尽管

由于史可法的力挽狂澜，情势得到控制，但北伐已是暂时不可能的了。史可法依旧以坚定的态度防守在扬州，先保护住门户，再做打算。此时宁南伯左良玉也拥大军在武昌镇守，二人合力保卫长江，使清军难以南进，这是南明政权得以继续存在的真正原因。如果这种情况能够保持，弘光王朝还是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的。

但马、阮等人领导的阉党又怕左良玉与东林复社人物联合起来削弱夺取他们的权势，因此暗中克扣他的粮饷军需，又对他严加戒备，这就使军阀左良玉深为不满。偏在此时，侯方域、黄澎等东林党人为逃避阉党的追捕又都来投靠左良玉。这侯方域就是《桃花扇》中的男主人公，是复社中的著名人士，曾参加讨伐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活动，遭到嫉恨，因此才逃到了左良玉处。他的许多朋友，包括与之相爱的秦淮名妓李香君还都留在金陵，生死未卜，他亟盼报仇的心也就更强烈，再加上他的父亲侯恂是左良玉的大恩人，所以他们的劝说对拥兵观望的左良玉有很大作用。于是，左良玉利用“伪太子案”出兵东下，以“清除君侧”为名，向金陵阉党发动进攻。

他这次出兵表面上是“清除君侧”，实际上也有出自一个老政客的、普通文人看不出的用心。在骨子里，他还是为着可以到江南攫取更多的权力与财富。

这时清兵已逼近江南，他不听别人劝告，与儿子左梦庚率师东下，直逼金陵，想除掉奸党，建立新政权。这个消息传到金陵，马、阮等人惊慌失措，竟说：“吾辈君臣，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他们顾不得防御清兵，撤回原本布置好来防范清兵的江防大军回保金陵。他们调回驻守淮安的刘泽清军队截堵左良玉来师，又借弘光帝命令调史可法速回金陵拱卫京师。史可法反对这种不顾大局的作法，他给弘光帝上疏说：“左良玉不过是为了除掉奸人，还不敢与皇帝为难；而清兵如果打来，则整个宗室都要完了。”然而弘光帝的答复却是：“寇（指左良玉）至则防寇，寇去则防贼。”

史可法只得率师转回金陵，谁知大军刚到浦口，就传来左良玉在江西九江病死的消息，阉党一伙额手庆幸，而清兵这时已乘着淮安部队回去救援金陵，安徽空虚的当儿攻入亳州（今安徽亳县），攻破盱眙，再往东进。清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又攻下了淮安和泗州。史可法听到这个消息，连夜冒大雨由浦口又赶回扬州。可是已经晚了。他耗尽苦心在扬州一带做好的工作全在这几天化为了泡影，叛徒许定国引导清军包围了扬州城，孤城在炮火中岌岌可危。史可法不顾他人劝阻，冒着生命危险突进扬州，带领百姓将士坚守孤城。

人民一见史大人来了，情绪立刻高昂起来。然而，扬州孤城，既没有人发救兵援助，又有内部的动摇分子与外面清兵勾结投降，形势越来越严峻。

10天后，清兵终于攻入了扬州，史可法英勇出战，被清兵俘虏。他大声地宣告：“我就是史督师！”欣喜若狂的清军忙把他送到元帅豫王多铎那里。多铎劝史可法投降，史可法义正词严地说：“城在，我就在；城亡，我也亡。我的头可以断，但志气不可屈（见《南明史略》）！”

一番惊天动地的民族之声，代表了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的崇高气节与壮烈的心声。这是不甘屈辱的声音，也是把国家民族置于一切之上的人们自然的选择。这声音，屈原说过，文天祥说过，岳飞说过；这声音，陈子龙还要说；夏允彝还要说，夏完淳还要说……。史可法是前代爱国英雄们的后继者，也是明末无数为国捐躯于清军屠刀下的爱国英雄们的先驱者。他的英名，不但在当时传播到四面八方，激励了无数人的斗志，而且永远载入了史册，在鸦片战争后近100年赔款割地，被外国列强欺凌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也是一面闪光的旗帜，一只响亮的号角！

史可法虽死，但扬州人民还在坚持与清军作顽强的搏战。直至人尽矢绝。清兵占领扬州后，因为痛恨扬州人民的抵抗，就开始了血腥的屠杀，老幼妇孺均

不能免。一直杀了10天，血流成河，遍地尸骸，这才封刀。扬州80万人民死在了刀下。这就是在历史上有悲壮一页的“扬州十日”。处于鱼米水乡，温柔富贵之地的南方人民，尽管在外形上似乎偏于柔弱，偏于文雅，但面对强敌入侵时，他们骨中的血气却一点不比强劲、勇猛的北方人民少，甚至表现得更悲壮，更英勇。这扬州十日，以及后来牵扯到夏完淳姐夫一家生命的“嘉定三屠”，都使明末的南方人民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显示了自己的骨气，自己的精神。

史可法及扬州人民的壮举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夏允彝一家听到后自然也是悲痛万分。史可法是夏允彝的老友，也是完淳的老师。他的忠厚、他的刚烈，他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以及他的以身殉国都给了人们很大的激励，也使夏允彝似乎已经平静的心再起波涛。他率全家登上山头，北祭已在天上的老友及扬州苍生，热泪盈眶，愧敬有加。老友在前线厮杀，为国尽忠，可自己却有力无处使，不能使。老友已杀身成仁，自己何时才能为国家献出这把老骨头呢？

完淳在悲痛之余，又开始了深深的思考。近一年来，国难、种种考验、挫折使他又成熟了很多，姐姐的教诲也常在耳边回荡。对于史大人的死，他感到惋惜，同时又从客观的角度进行了评析。他根据自己平时和史可法的接触及对这次战事的广泛了解，得出：

“史可法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的惊人结论。他认为，史可法是个好人，忠臣，但不是最好的军事将领。原因就在于他不善于应变，可谓“虑多而计少，多谋而少决”，有一定的弱点。他善于主内，而并不是守外的最好人才。守卫的最好人才，夏完淳认为是奸臣马士英。此人确有一套用兵点将、运筹帷幄的本领。如果他以大局为重，不在朝廷需要史可法统掌大权时赶史可法到扬州，而是与他交换位置，自己到扬州督师，则可谓“外小人而内君子”，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事上都两得所长。然而，马士英只顾自己弄权，逼迫史可法去做他不最擅长的事情，待史可法呕心沥血做出些成绩，为迷醉在舞榭歌台的君臣们修筑起了防卫长城时，又调他回防，以至前功尽弃，史可法也英勇就义。

史可法在夏完淳心中，永远是那个勤勤恳恳的，一心为国，忍辱负重的可亲可敬的史伯伯，跪在山头，望着那袅袅飘向云端的丝丝青烟，夏完淳忽然想，史伯伯的前身，会不会就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个人的精神何其相像！

扬州失守后不到10天，清朝军队就攻破镇江，直取瓜州，长江沿岸毫无防备。弘光朝廷中，像史可法这样的爱国将领毕竟太少了，许多人想的还是如何

明哲保身，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因此防江的将吏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逃的逃，降的降，清军势如破竹，轻而易举地在1645年五月十六日进入了金陵，弘光帝张皇逃窜到芜湖黄得功的军中。黄得功不久战死，部将刘良佐投靠清军，清军因此俘虏了弘光帝，多铎把他和太子一同解到北京，斩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

诞生还不到一年的弘光政权就这样崩溃瓦解了。这是必然的事实。历史上的南宋，虽然情形和其相似，但军力、物力及抗战决心特别是政府的清醒程度都比其要强，特别是还有岳飞、韩世昌等一大批精兵强将，再加上当时女真族的势力也并不像现在清军这样强大，这才有可能支撑那么多年。但弘光王朝上自皇帝本人，下至当权大臣，都是极其昏庸腐败的，甚至连一点抗战的决心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人士不甘心与他们同流合污，在一旁观望等待，而大多数官员则明哲保身甚至与敌为友。只有一个史可法在苦苦支撑，仅靠一个史可法又能撑住几天呢？

南都的官员们除了逃跑外，剩下的都投降了清朝。除了后来投降的马士英、阮大铖外，还有那位在夏完淳6岁进京时接见他们父子，并为其写过赞诗的钱谦益。与誓死不降的扬州人民相比，在金陵的朝臣死难的人数并不多，这和整个金陵政权上层领导阶级的投降风气是有关的。

相传金陵失守后，一个城内的乞丐颇有气节，投水而死，临死写下绝命诗说：“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对于弘光小朝廷腐朽官僚的卑鄙无耻，丧失气节给予了无情讽刺！

清军攻入金陵后，大肆劫掠，烧毁了明朝宫殿，屠杀了大量人口，真所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只落得“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直入宫门一路蒿（作者注：引自《桃花扇》）。”紧接着，清军又以风扫残云之势席卷东南，花柳繁华的江南城市成了废墟一片，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完全停顿了。

清军因为不熟悉南方情况，再加上仅靠骁勇善战的八旗子弟已无法控制这么大的地区，就开始操纵投降的汉奸，以汉治汉，管辖事务。他们将八旗重兵驻扎金陵，以为中坚，由明朝的叛将们引导清军扫荡江南残余的明朝势力。在崇祯王朝未灭亡时就投靠清朝的洪承畴被任命总督军务，招抚江南，驻扎金陵；上文提到的那位有文无行的钱谦益则主管宣传，发布诏书：“名正言顺，天与人归”。招抚江南文人投降。夏完淳闻讯后，愤怒地撕碎了曾被她珍藏的那首钱谦益写的《赠夏童子端哥》，以示与之决裂。

清朝在完成上面布署后，见大局已定，就揭开假

仁义的“代报君父（指崇祯）之仇”的面具，斥南明政权为叛逆，命令南北各地老百姓都要一致顺从他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迫使人民改变衣冠服饰，改变自己的风俗。在古代，中原人民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动不得的，因此许多人宁愿牺牲头颅，也不愿剃去头发。清军便叫城内的地主士绅出来宣传，执行命令。许多有骨气的士大夫，如曾在弘光王朝做事的祁彪佳、王思任、刘宗周等都决不肯出来为敌人利用，以死相拒，或绝食或效仿屈原投水，献出了生命，以死抗争。

弘光朝的迅速灭亡，像一颗炸弹，炸醒了还存在着侥幸心理的人们，使他们震惊，也使他们惭愧。史可法等人用生命筑就的血肉长城已经不能阻止大军的入侵，他们在清军的潮水般的攻势前没有了退路。史可法、钱谦益等人在血与火考验面前的不同表现，又促使他们在即将面临侵略时进行深深的思考。无数因曾与弘光王朝马、阮等奸党有过隙，不愿与之同流合污而隐居观望的人士，如夏允彝，如陈子龙，还有一大批以夏完淳为代表的热血少年、青年都举手为誓：再不能等待，再不能犹豫，要像史大人那样，用自己的行动来拯救危难中呼唤儿女的祖国！

夏完淳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毅然改名为“复”，

表示自己效仿先烈，誓死复兴祖国的决心。

国家不幸诗家幸。在现实斗争和风云变幻中，他的诗歌，也有了质的飞跃。他的军事政治才能在这时候也有了长足进步。可见他不仅为一诗人，更有良吏之材。

史可法、祁彪佳、王思任以及千千万万为雪国耻身先去的将士、百姓，他们的形象就像冬天风雪中的松柏，永远屹立在后来人的心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在这极端严峻的考验面前，是杀身成仁，还是保全性命？每个人都处在分化的十字路口。夏完淳一家，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们，就像汪洋中同舟共济的共患难者，以无数先去者为榜样，在失去了君王，失去了领导核心的时候，在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敌人的大刀面前，共同扶持，互相勉励，要在这最艰苦，最寒冷的时候，像松柏一样挺立。

逝者已矣！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后来的人也要在今后的岁月里，用青春和生命来完成自己的这份承诺。

第四章前赴后继

自史可法壮烈地在扬州为国捐躯，清兵攻陷金陵之后，在江南的明朝官军基本上已被打垮。但由于清军屠杀劫掠的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因此到处揭起了抗清的义帜。北方的抗清义师多半是以朴素的农民群众为主，他们潜伏于广大农村中，或据守山岳地带，坚持与清军抗战到底，而在江南一带，则因为明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出现了不少的工商业城市，所以城内的开明绅士、小市民、小手工业者与乡下的农民、渔民等结合在一起，沿着长江运河，交通比较通畅的地方，起来对南侵的清军作战。

特别是在一些繁华的江南城市，如常州、无锡、宜兴、江阴、常熟、昆山、嘉兴、嘉善、绍兴以及夏完淳的故乡松江等地，士绅们抗清的积极性特别高。夏完淳一家及他们的所有亲戚朋友几乎都住在上述地区，因此也无例外地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和市民、手工业者联合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轰轰烈烈地组织义军。

清军攻破苏、杭后，派遣安抚官到各郡，让士大夫出来谒见清军，不出者以逆罪论处。也许是因为夏允彝名声太大，清军点名征聘他出来做官。他愤怒地

写了一封长信给清军。信是这样写的：

“有清革命，万物维新。明室废臣，理应芟除，其何所逃死！顾有一言为清朝策者：昔金人渡江（指北宋末年，金国女真人灭北宋朝一事——作者注），下三吴，抵温、宁（指温州、宁波——作者注），还师以授宋高，未尝获寸土焉，即中原之地，亦举以授张邦昌、刘豫而不自有之者，诚以南土卑湿多疫，水险江深，毒蛇匝地，聚蚊若雷，吐呕霍乱，以时而发。同居中国，北人之吏于南者，犹以为病，况塞外来者，其能堪此耶！昔蒙古之为南吏者（指元朝统治者——作者注），以九月至，三月归，一切吏事，华人为政（这里指中原人——作者注），至赋税尽通，自海漕之外，无入焉。未及七八十年，而吴、浙剧寇，渭毛而起，江南大乱，河北瓦解，是江南为元累而不为元利明矣。使元割江南予宋，岁辇金缙以实北地，则元之疆历世未艾也。愚为今计，莫若以淮（指淮河——作者注）为界，存明之宗社，而责其岁币焉。于名甚隆，于利可久，惟执事裁之（请你定夺之意——作者注）！”

信的措词软中带硬，可见其誓死不与清军合作的决心。但夏允彝在这里也提出一个所谓万全之策，即

希望清军效仿北宋时的金朝人，与江南人民割江为界，由江南人民献上钱物，江南还由汉人自治。这里虽有以此迷惑清军的味道，但也可看出夏允彝曾天真地希望清军能答应这个条件，不再统治江南，这样江南人民可以有机会东山再起。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这时的情形与几百年前北宋的情形已大为不同，清军已攻入了江南，又怎会听他的话，再退出来把反攻的机会和时间让给他们，丢失这富庶的鱼米之乡呢？

夏允彝到底是有些书呆子气的。他毕竟没有在战争中生活过，因此面对比当年郑芝龙及长乐县的盗贼及杀人犯都要狡猾凶残得多的清军时，就显得过于天真，过于迂腐了。他把清军看得太愚蠢了。其实，能从关外一直长驱直入打到江南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清军不但骁勇善战，而且也富有智谋。这是非常强大的敌人。尤其攻打江南的统帅多铎是努尔哈赤最喜爱的小儿子，有勇有谋，他们要占领江南的决心是铁定的，夏允彝想以一纸书信劝动他们，真好比蚂蚁撼大树，毫无用处。

面对事实，夏完淳则比父亲要清醒得多。他提醒父亲不要再幻想，面对敌人只有拼死一战。这时夏完淳的老师陈子龙已与兵部右侍郎沈犹龙，中书舍人李待问，罗源知县章简在松江起兵，被公推为监军，悬挂明太祖的遗像，当众宣誓，抗拒清兵。几社中人，

纷纷加入。面对年青人的呼唤，夏允彝不再犹豫，也和儿子参加了队伍，脱下官服，披上戎装，用拿惯毛笔的手握起了粗糙的刀枪。

恰巧在六月份时，汉奸李成栋率领清军进入太仓和吴淞，明朝总兵吴志葵抵不过大批人马，被迫放弃了吴淞，逃到松江，便和夏允彝、陈子龙他们联合在了一起。夏允彝曾做过他的老师，应他之邀携儿子进入了他的幕阁，代吴志葵运筹策划，部署战略，以图成就复国大业。他们负有众望，在当地一呼百应，与太湖区的义军互相呼应，联合作战。

艰苦的斗争即将开始了。望着已15岁的完淳，夏允彝的心中忽然涌起一阵柔情。这是他唯一的儿子，而且又是那么优秀！此时的完淳，已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风姿玉立，眉目朗秀，谈论起军国大事来，就像写文章一样有新奇独到见解，举手投足间也颇有老成之气。儿子已经完全成熟了。然而，局势如此，这样一个天资聪敏的百年难得的人才，很有可能在炮火中为国捐躯，而这又是多么令人痛惜的事！也许，他应该有自己的孩子，这样夏家有后，完淳本人的才华也有继承与延续者了……。他想为儿子提前成亲。

恰巧这时在嘉善的钱彦林一家也参加了起义大军，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点。战争期间，一切从简。钱彦林和大儿子钱熙，小儿子钱默一起护送1

6岁的女儿钱秦篆和夫人徐氏越过重重战火，来到松江。他们就在军中，在老师、朋友、亲戚及众将士的祝贺声中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10年前在钱家后花园的相见，在他们的头脑中还留有印象。完淳多年来随父亲到处奔波，忙于国事，在空闲之余却常常会不自觉地心中回忆那张躲在廊柱后向他好奇张望的小姑娘的脸。现在她已是一个二八少女了，不知她变成了什么模样？完淳暗暗希望，长自己一岁的妻子长得像姐姐淑吉，也有那样一张美丽的瓜子脸，有一双睿智的平静的眼睛，还有那种遇事不惊的风范；他又暗自希望妻子像嫡母盛氏夫人的侄女，自己名义上的表妹盛蕴贞。她是个有才气的人，被许配嘉定侯家，即姐姐淑吉丈夫侯文中的堂弟智含。智含也是个有才的年轻人，和盛蕴贞正是天配一对，但两人还没成亲。眼下兵荒马乱的，在嘉定领导义军的侯家也不知如何，蕴贞什么时候才能和智含结为良缘呢？有时他又想，也许自己的妻子谁也不像，她就是她自己，那个躲在柱子后面的，可爱的小姑娘……。

一对近10年未见面的孩子终于在战火中结为了夫妇。在布置得清雅、古朴的洞房中，穿着大红袍的新郎夏完淳轻轻揭开了钱秦篆头上的盖头。面如满月，温柔贤淑的秦篆抬起头来，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里充满了喜悦与羞涩。完淳轻轻握住她柔润丰满的手，注

视着那光洁的脸庞上掠过的红晕，欣喜地说：“十年了，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我们又见面了……。”秦篆也在感慨地微笑。

洞房外，夏、钱两家人对坐着，脸上也露出了自弘光朝灭亡来很少有过的舒心的笑容。

每个人都希望，这对战火中结合的夫妇能过上正常的、甜美的家庭生活，他们身上，凝聚了夏、钱两家的希望。

完淳结婚后的第二天，就又匆匆回到了营帐中，和父亲、老师及岳父等人共商起义大计。首先由夏允彝分析了瞬息万变的江南起义形势，他指出，目前江南由前明官员、士绅及民众领导的义军风起云涌，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而清军方面，自从攻陷金陵后，就分兵东向，把苏杭等大城市也占领下来，设大本营于金陵，另派重兵驻防于苏、杭及沿海一带，战线过长，只是以几个大城市为据点，没有占领广大的面，地位还不稳固。说到这儿，他看看颌首沉思的众人，向完淳投以信任的一瞥，大声说：“我们父子想出了一个方案，现就由完淳来具体谈一谈。”

夏完淳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站起来，这个方案他和父亲已认真商议了很多天，经过了数百次的推敲研究，早已成竹在胸。他以坚毅的目光注视着每个人的脸，摊开地图，侃侃而谈。

夏氏父子的计划是，以吴志葵的水军为基础，要求这支军队登陆作战，联络吴江、陈湖各地的义军夺取苏州，切断清军金陵与杭州的联络线。由嘉兴徐石麒、嘉善钱彦林，即完淳的岳父和他的堂兄钱榘各率义军攻打杭州，解决浙江西部的清军，再由嘉定的侯峒曾，即淑吉公公一家会合荆本彻、张士仪出兵扫荡驻防沿海一带的敌人。等这几方面的军事得手，就以宜兴、句容、溧阳、溧水各县的义军围攻金陵，直接摧毁清军的大本营，另外由徐孚远、章简协助沈犹龙、李待问坚守松江作据点，陈子龙以监军左给事中的名义招募水师，结营在附近的泖湖和松江形成犄角之势，以壮声威。他还补充一点说，那些结寨山头的绿林豪杰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清力量，必要时也可请他们帮忙。这是他自己的观点。

完淳说完后，大家都注视着他那少年人的脸，这样年轻有为、运筹帷幄的人才，只有在这样的乱世才会出现。国家有难，少年英雄显峥嵘了。但每个人的心思又都不太一样。大多数人一面在心中赞叹着完淳父子的才智，一面思考着自己该怎样配合计划，采取行动；而吴志葵却忧心忡忡，惟恐这计划会损兵折将，削弱自己的力量，但夏允彝是他的老师，又是为他出谋划策的主心骨，他不敢反对，只是发愣。

夏允彝看出了他的犹豫，便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半安慰半鼓励地说：“不要怕，我们的计划是周密的，你也不用亲自出马。志葵，这次如能获胜，你首当其功，当是复国的大功臣，千载留名啊！”吴志葵听了这话，又兴奋起来，点头称是。

于是，大家分头按照布署，回到各自的岗位，紧张而秘密地行动起来。

就在他们进行筹划时，其他城市的义军也在上演着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举。他们的行为深深激励着在同一战线作战的昔日的亲朋好友们，也激励着那些虽不认识，却有着同样抱负、同样心思的勇士们。

六月中旬，清军占领了江阴后，清查城内户口，禁止人民私藏武器，并布告剃发命令。城乡人民激动起来，由爱国青年季世美、季从孝带领着首先开始了反清的起义。他们杀掉了汉奸知县，发动斗争。

两位青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后，由原县主簿阎应元代任指挥，布置防御工事。四乡农民行动起来，带着武器、粮食进城参加防守；城内市民也抢着供应粮食和各种军需品；从徽州来做生意困在江阴的商人程壁捐献了自己的全部财产175万两白银，各种可歌可泣的事迹层出不穷。江阴各阶层人士在抗战这一总目标下走在了一起。他们修缮加固了城池，所有的壮劳力都到城上轮流防守，老弱妇女们就在城里做饭、

做衣，并组织了救护队；富有创造性的人们还发明了新式武器，打败了清军无数次的反攻，清军虽然人多，但面对不怕死的江阴百姓，无不战栗胆怯，只盼能侥幸生还。

清军见硬的不行，又使出对付汉人的老一招：劝降。没想到这次在英勇的江阴人民面前碰了钉子。没办法，只得从别处抽调大批军队，把江阴团团围住，企图困死他们。

七月，由汉奸刘良佐引导清军的精华，一向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八旗兵攻打江阴。他们调来重武器，用云梯攻城，守城的将士则冒着炮火用大刀长枪与登城的清兵搏杀。清朝的贵族“七王”和两地都督都在激战中失了性命。清军统帅闻讯大惊，说：“我们从北京攻陷金陵，未遇见过大敌，想不到江阴这小小的弹丸之地竟有这样的勇力！”

江阴酣战未歇，江南的另一处城市嘉定也已陷入激烈的炮火中。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吴志葵撤出吴淞后，李成栋派梁得胜带领水师驻扎在嘉定城外，又派汉奸张维熙作嘉定的伪知县。他刚刚到任，就执行剃发的命令，因此激怒了城内城外的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他们组成民兵，赶走了张维熙，烧毁清军的船只，梁得胜大败而逃。

为了加强组织力量，他们推举开明士绅黄淳耀、

侯峒曾来作领导。这侯峒曾和他的弟弟侯岐曾是嘉定有名的进士，两人各有三个儿子，统称“嘉定六侯”。其中侯岐曾的儿子侯文中早死，儿媳便是夏允彝的长女夏淑吉。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所以夏完淳一家对嘉定的情况也就更加重视。

侯黄二人以身作则，率领全家昼夜守卫嘉定城，并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把全部家产都捐出来购买军需用品，可谓毁家纾难。城内顿时情绪高昂，与战火正旺的江阴互相应和，气象非常雄壮，一时间成为在奴役下生活的江南人民瞩目的焦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沦陷区人民对他们寄予了厚望。

然而嘉定的情形不如江阴，兵力单弱，又没有那么新式的武器，还是一个土城，因此持久据守不是那么容易。松江的吴志葵派人前去救援，又被中途消灭。嘉定军民得不到外援，困守孤城达十余日之久，与外界中断了联系。消息传来，众人十分担忧。更何况夏淑吉及她的儿子侯槃还和公爹一家住在嘉定城内，这也就更令夏家人担心。盛氏夫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是忧愁如焚，既担心在城中的亲家十几口人，更担心女儿和外孙的安危。夏允彝父子虽也为他们担心，但更忧虑的是如果嘉定情况不妙，这进军苏州及解放江南的计划就有可能受阻。这好比连环锁，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有半点马虎，事不宜迟，看来必须尽快行动。

情况瞬息万变，计划立刻提前实施了。命令被迅速秘密地送到了各个城市义军所在地。在夏允彝父子的催促下，吴志葵派遣部将鲁之珣率领300名先锋队冲进了苏州的胥门，如入无人之境。快马飞报，夏氏父子兴奋异常，连连催吴志葵按规定发兵支援。谁知吴志葵这时却忽然犹豫不决，徘徊起来。完淳急得简直要抽出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连声骂：“竖子不足与共事也！”

鲁之珣与300壮士冲入城后，因为没有大军支援，被埋伏的清军骑兵围攻，他们奋力迎战比自己多十几倍的敌人，想拖住时间，为支援部队打开通路。然而支援部队没有来。300壮士全部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姑苏呜咽的河水，也溅满了高高的胥门，这座曾悬挂过吴国忠臣伍子胥头颅的城门（伍子胥是春秋时吴国的大臣，后因越国使用反间计而被吴王夫差所杀。——作者注）。

噩耗传来，夏家父子惊呆了，完淳痛哭失声，为壮士们的义举而哭，更为他们的冤死而哭。吴志葵更慌了手脚，连声说要撤军。夏允彝流着老泪留住他，向他讲明已没了退路的形势，求他立刻发兵。没有主见的吴志葵又被说服，这才带人向苏州进军。夏完淳擦干了热泪，从大局出发，听从父亲的劝说，随同吴志葵一起奔赴苏州，希望能争回一点时间，赢得成功。

然而苏州守军已有提防，派重兵守卫城池。吴志葵的大军在连日的夏雨中驻守在苏州城下，进攻了几次都失败了。这时太湖地区吴日生领导义军“白头军”（用白布包头，故得名）占领了吴江，积极与吴志葵联系，希望共同攻打苏州。夏完淳父子也催促吴志葵迅速行动。然而吴志葵行动拖拉，军内又士气大跌，军心涣散。由于平时吴志葵治军不严，士兵又良莠混杂，因此开小差的，说怪话的，干什么的都有。夏氏父子整日奔走于军营，安定军心，又要督促吴志葵进攻，为他出谋划策，弄得心力交瘁。偏偏这时又传来了嘉定失守，侯峒曾一家为国捐躯的消息，夏允彝父子痛心之余，又担心计划会完全失败，还要关心不知死活的淑吉和她的公公侯岐曾一家，一时间心头的苦水就像那连天的阴雨，点点滴滴，怎一个愁字了得！悲痛之余，夏允彝用血泪写下《五哀诗》，哀悼在嘉定战争中牺牲的侯峒曾父子三人及另一位统帅黄淳耀、将领张锡眉。

嘉定失守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天公不作美，正当嘉定军民奋力守城时，盛夏时节的江南又连下了几天大雨，雨水淹没了人的膝盖，也淹湿了嘉定城的土围墙。

七月四日这天，雨还在不停地下，守卫了几天几夜的将士们困乏到了极点，不觉昏昏睡去。忽听一声

巨响，原来东城的土墙连日为雨浸泡，突然倾圮了。汉奸李成栋率领清军乘机攻入了土城，嘉定先于江阴又落入了清军之手。

义军领袖黄淳耀及侯峒曾和侯峒曾的两个儿子玄演、玄洁在纷乱中一直屹立在最前列，指挥作战。然而大势已去，清军已一步步逼近。部将们争相保护侯峒曾撤离，却被侯峒曾坚决拒绝。他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侯氏祠堂，拜了祖宗，又向北面即原明朝政府所在地北京拜了三拜，拭拭纵横的热泪，极其平静地说：“皇上，臣报国力竭矣。”此时门外喊杀声四起，城内百姓将士正在与清军进行殊死的肉搏战。他似乎什么也没听见，站起身来，旁若无人地吟诵着刚刚想好的绝命诗：“吾颅尽可断，吾节不可移。”两个儿子也肃穆地跟在他的身后。

敌人的杀声越来越近了。侯峒曾走到水池边，望着那清澈的池水，又望望身边的两个儿子，忽然纵身跳入水中，同时嘴里喊着：“你们快走！”两个儿子互相看看，大叫一声：“爹，我们来了！”就相拥在一起，也跳入了池中。

父子三人互相紧紧拥抱着沉入了池底。忽然，清军的马队冲了进来，清军用钩子把沉在水底还没有死亡的父子三人残忍地钩了上来，然后用刀乱砍而死。汉奸指出了侯峒曾的尸体，恼羞成怒的清军砍下了侯

峒曾的头，把它挂在城头，以儆效尤。百姓们痛哭流涕，有人在破败的家中找到没有被清军烧掉抢去的唯一一点粮食做成饭，倒在水中，以表示对这以身殉国的父子三人的悼念之情。

清军对侯峒曾恨之入骨，杀了他们父子三人还不解恨，还要杀他全家。侯峒曾的三儿子智含不知下落，女儿辅义，孙女异来等为了免遭侮辱，也都自尽而死。仆人杨恕、龚元等人也因为侯峒曾的缘故慷慨赴死，一门忠烈血染千秋。

侯峒曾的弟弟，即夏淑吉的公公侯岐曾一家保护老母龚氏和侯峒曾的幼子智含在城破时化妆成老百姓，在大家的掩护下逃出了嘉定城，此时听说侯峒曾父子的死难惨状，悲痛欲绝。龚氏坚强而自豪地叹道：“我有好儿子啊！”她见侯峒曾的妻子李氏哭得死去活来，就抚慰着她的肩，轻声说：“你也有两个好儿子啊！”一家人抱成一团，痛哭失声。

侯岐曾呆呆地坐在染满鲜血的河水边，仿佛看到了哥哥和两个聪明能干的侄儿壮烈赴死的情景。哥哥那忠厚的，与人无争的微笑面庞似乎又浮现在水面上。他对母亲孝顺，对自己谦让，甚至对儿童与仆人也极其温和。在和平时期，人们争相做官时，他澹泊求退，从不去争一点功名和利益。等到国家危难，许多受过皇帝提拔恩惠的著名官员都纷纷逃跑、隐退甚至卖国

投敌时，他却一反常态，毅然挺身而出，捐出所有的一切来保卫祖国，那刚勇威严的神态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哥哥走了，自己侥幸未死，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有更重要事情要去做，有老母及孙儿需要扶养，这也是哥哥临死前的愿望。然而，活着又是多么的难啊！他痛苦地望着天际，轻声地叫道：“哥哥！”

这时他的儿子侯研德与夏淑吉匆匆走来，在他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他急忙跟他们往一个破庙而去。

他们在夕阳下来到一座郊外的庙前。平日清静肃穆的庙宇此时一片肃杀景象，门口的杂草已被血染红了。为了防止清军追踪，他们左右看看，这才谨慎地走进庙。

昏暗的庙里横摆着两具尸首，像两把利剑刺着侯岐曾的心。他惊呼：“黄大人！”原来那尸首正是和侯峒曾一起领导人民守城的黄淳耀及他弟弟渊耀。

庙里的住持走过来，强忍悲痛说：“这里是黄大人平时来读书的地方。城破后，他和兄弟来到这儿，在墙上题了一首绝笔诗后就双双自缢身亡了……。”这位已看破红尘的大师脸上也挂满了泪水。

侯岐曾呆滞的目光越过掩嘴抽泣的儿媳淑吉和儿子研德，落到了那面粉墙上。白色的墙面上，几行用血写的大字分外清楚：“大明进士黄淳耀，以弘光元年七月四日自裁于僧舍，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

不寐此心而已……异日夷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事者尚知予心！”

“论其事者尚知予心！”侯岐曾默默念着这句话，又想起哥哥临死前的绝命诗：“吾颅尽可断，吾节不可移。”一阵阵刀绞般的疼痛揪着他的心，他跪在黄淳耀的尸体边，轻声说：“黄大人，你们去吧，这里还有我们在！”

为了以防清军追来，斩草除根，他把哥哥仅剩的一个儿子智含及老母送到了更安全一点感人情景，真是数不胜数。

在战火中牺牲的，绝不仅侯峒曾一家。在这次屠杀中，嘉定人民有两万人死于清军的刀下。清军以为人民被吓得恭顺了，便退出嘉定，到别处去剿杀。清军一走，城内剩下的人民就把侯峒曾父子的衣冠搜集起来，在山岭上为他们修建了衣冠冢，以示永远纪念，同时又在酝酿着新的力量。义士朱瑛收集流亡将士，重兴义旅，再度展开斗争。到七月二十六日嘉定又被清军攻破，嘉定人民遭到第二次大屠杀。八月十六日明把总吴之蕃起兵江东，反攻嘉定，结果失败。清军为了泄怒，第三次屠杀了嘉定人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嘉定三屠”。经过三屠后的嘉定，基本上已是荒无人烟，死尸遍野了。然而嘉定人民反抗外侮，誓死不屈的顽强精神，却给了正在进行斗争的其他地区

人民以深切的鼓舞，同时也永远在史册上留有光辉的一页。

与此同时，陈子龙也改变计划亲自率领义师，先攻杭州，以求缓解其他地区的压力。然而清军兵力强大，再加上苏州未破，金陵与杭州的清军联络线并未中断，因此没有成功。吴志葵心虚胆小，不顾夏氏父子的劝阻，带着军队匆匆撤离了苏州，计划失败了。清军趁机纷纷大举反攻，由于主线已断，各地义军也被各个击破。只有吴日生、孙兆奎领导的白头军，因组织有方，军务井井有条，再加上内部团结而在吴江取得大捷，但也因此而吸引了清军的大批人马，寡不敌众，孙兆奎壮烈牺牲，吴日生泅水潜逃，收拾残兵，回头一击，给清兵很大打击，很快又恢复了声势。他的才干使完淳极为佩服，暗地里已有了日后与之共同战斗的想法。

江南各地义军的英勇行动牵制了大批清军南下，使得六七月间福建、绍兴又分别由唐王和鲁王从容建立了新的南明政权。无数的人为了新政权的产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计划失败后，夏氏父子不得已又先随吴志葵回到松江。他们的行动，终于引起了清廷对于松江的注意。夏历八月初，汉奸李成栋带大军攻打松江，众将士、百姓拼死抵抗，终因兵力不足，吴志葵军素质又太差

而失败。松江失守，吴志葵和部将黄蜚率水军撤离，大本营沦入了敌人的手里。沈犹龙、李待问、章简等当时献出家产，组织义军的几社人士纷纷壮烈殉国。三天后，清军又向水军进攻，并利用风势点燃大火，把吴志葵、黄蜚的战船全部烧毁。二人也被清军俘虏，押往金陵，不屈而死。

在战乱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也在悲痛中各奔西东，力求保存实力，日后再做打算。陈子龙因祖母年已90，无人扶养，所以听从劝告，穿着老百姓的服装混在人群中通过清军盘查，逃往他乡。他在嘉禾水月庵剃度出家，暂时隐蔽起来，一方面躲过风声，扶养祖母，一方面也暗中与闽、浙海上通风气。此前闽西的隆武帝已委任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左都御史，因此为了骗过清军耳目，他改名叫信衷，字瓢粟，号颖川明逸，借着僧人的身份，继续进行秘密活动。

夏完淳父子带着身上与心头的伤痕也侥幸逃出战火。为了妻子的安全，完淳忍痛与秦篆告别，派人送她回到娘家，在局势稍微平静些的嘉定暂住一段时间，自己则陪伴父母妹妹隐姓埋名避居曹溪江村，先养好伤，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再图东山再起。之所以在江村隐居，是因为姐姐淑吉带着儿子侯槃也来到江村避难。短短几个月，发生了多少事！河山破碎，城池失守，人亦成灰……。一家人在这种艰难困苦的危险情

况下团圆，感慨万千，涕泪成行。外面正在进行血腥的屠杀，这小小的江村又能做得几日世外桃源呢？每个人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但谁都不愿说出，只求能珍惜目前每一秒可贵的时光，与家人共同生活，共同分享难得的战乱亲情。战争是多么残酷啊！它一下子就使大地改变了模样，使人的心也变了，每个人的眼前，都浮现着战死沙场的亲人朋友的音容笑貌，谁又能相信，他们已化为了灰烬？

夏允彝已年过五旬，饱经亡国之痛、朝廷党争倾轧、战乱折磨……大喜大悲，大恸大恨，又加伤痛困扰，身体急剧衰弱下来。淑吉、完淳及嫡母盛氏、母亲陆氏和妹妹惠吉对他百般照料，但他不顾身体虚弱，仍旧认真地为死难的朋友如徐石麒等人作传，似乎在完成什么最后的任务。

经过这场大败后的夏允彝似乎变了很多，常常在屋中静坐写书，和完淳都很少说话。他关心的，似乎只是外面的战事。夏历八月二十日，苦苦持续了近两个月，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大军，杀死71.5万多清兵的江阴守城战以清军用大炮攻入城门而结束。满城百姓一直靠着极强的毅力，忍受断粮和亲人阵亡的痛苦打击敌人，创造了以少制多的奇迹。清军损失了大量人马、三位王爷和18员大将，以及南下的宝贵时间，因此对江阴人民恨之入骨。进城后满城杀尽，只

留下53人幸免。

消息传来，夏允彝平淡的脸上挂上了一串串泪珠。当完淳哽咽着告诉他，在八月中秋夜里，江阴战士们在月光的照耀下在城头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在清军的屠杀面前，全城人民都以先死作为荣幸，争相上前，没一人顺从求饶时，夏允彝忽然大呼：“好，好！死得其所，死得其所！”他招唤妻女说：“来，摆上酒，请上各位朋友，我要和大家痛快地喝一场！”

妻子盛氏以为丈夫心情有了好转，忙和陆氏、淑吉姐妹倾其所有，尽力弄来些酒菜，又请到了几位亲朋故旧，夏允彝坐在席中，一面给大家让酒欢笑，一面狂饮美酒，酒过三巡，竟起身持剑起舞，动作坚毅有力，一剑剑都带着虎虎风声，谁也看不出这竟是一个五旬病人。边舞，他还边唱着刘邦的《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不觉泪下数行。众人都和着歌子沉重地拍着手，激愤地和着。完淳姐弟默默地望着父亲，谁也不说话。

夏允彝舞完，哈哈狂笑着回来喝酒。盛氏夫人轻声劝阻，却被他挥手支开。一位老人伏在他耳边，悄悄说：“看你这么兴奋我们就放心了。你是难得的人才。听说浙东不是还有军队吗？赶快养好身体，到那边去！”允彝微笑着点点头，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掉在

了酒杯中。

完淳兄弟也在一边陪众人饮酒，可是目光却总是停留在父亲那过于激动的涨红的脸上。但他们谁也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给这些天来一直在压抑痛苦中生活，今天终于可以发泄一下的朋友们斟酒。

酒过三巡，许多人都有些醉了，不少人开始划拳轰闹起来。夏允彝平静地微笑着站起来，看了一眼欢闹的众人，又看了一眼完淳兄弟。完淳问：“爹到哪儿去？”

夏允彝抚一下肚子，笑道：“喝得多了，去方便一下。”

“我陪爹去吧。”

“不用。你陪他们喝吧。这天气很热，等会儿可能要下大雷雨，你们别忘了给外面的人准备避雨的席棚。”

“知道了，爹，你要当心。”完淳不敢违抗。

夏允彝坦然地微笑着拍拍完淳的肩，又注视一下默默凝视自己的女儿淑吉与惠吉，再拍拍10岁的外孙侯槩的头，又扫视了一下觥筹交错的人们，轻声说：“你们的母亲们很辛苦，一直在忙碌，你们要帮帮她们。”

姐弟三人相对看看，急忙点头。

夏允彝这才走了出去，一路上还微笑着和大家打

着招呼。

夏完淳姐弟照应着酒席，心里却总有点说不出的感觉，但又不愿向对方说明。这时乌云压城，天边隐隐响起了雷声。一阵狂风呼啸着席卷而来，吹醒了酣醉的人们，也使姐弟几人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噤。

“爹怎么还不回来？”完淳站起来，“我去找他！”

“快去！”淑吉的脸色有点苍白，她一反平日安宁的常态，急促地催着弟弟。

完淳拔腿就走。这时，老仆夏顺忽然气喘吁吁，泪流满面地跑来，嘴里喃喃地说：“快，快去看老爷啊……。”

完淳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急切地问：“我爹怎么了？”

夏顺痛哭：“他，他投湖自杀了！”

一声霹雳猛然在完淳的头顶响起，撕扯了天幕的闪电照亮了每个人惊呆的几乎是吓傻了的脸。

完淳大叫一声：“爹！”就向前面奔去。

倾盆暴雨如断了闸的洪水般从天上没头没脑地砸下来，天地间一片茫茫的雨幕，仿佛是无数人的泪水在敲打着完淳的肩头。他狂奔到村边的松塘，这才发现父亲正静静地躺在塘边的泥地上，安详地闭着那双睿智的，又饱含沧桑的眼睛。他扑过去，在暴雨中抱

起父亲尚有余温的身体，可他已经再不能动弹了。

人们随后赶来，在他的身后默默地站着，淑吉姐妹各自扶着悲痛欲绝的两位母亲，刚才还在痛饮的乡亲们则呆呆地立在风雨中，似乎突然间清醒了很多。夏顺一边捶胸顿足，一边说：“这水池浅得淹没不了孩子的头，所以我看见老爷慢慢地向那儿走，也没在意，忽然间老爷跳进去，水只能淹没他的腰，他，他就把头低下来，埋进水里。我急忙上前救起他，他苏醒后却说：‘我已决心一死，你不要再来救我！否则我还会去死的！一次死总比两次死痛苦小一点，所以，如果你还把我当成朋友，就不要救我了。等我死后，再去告诉完淳他们吧。’说完，老爷就又跳进塘，把头埋在水里。我不敢再上前，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老爷他就这样弯着腰，把头伏在水里，呛死了啊……。直到把老爷尸体打捞上来，他背上的衣服还是干的，可是气已经绝了……。”

完淳轻轻地用手拂去刚才还是活生生的父亲脸上的雨水，抬起头来看一眼众人，慢慢地说：“父亲是早已决心一死了。拦，是拦不住的。”

塘边一片失声的痛哭。夏完淳小心翼翼地抱着父亲的尸首，好像父亲还活着一样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向家中走去。

回到屋里，大家才发现桌上已摆着一张纸，原来

就是夏允彝临死前写好的绝命词。原来对于自杀，他已经筹划多时了。完淳拿起来，一字一句地读给众人听：

“少受父训，长荷君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贤。南都既覆，犹望中兴；中兴望杳，何忍长存！卓哉吾友：虞求（指徐石麒，嘉兴人——作者注）广成（即侯峒曾——作者注），勿斋绳如，子才（盛王赞，苏州人，明末进士——作者注）蕴生（指黄淳耀——作者注）。愿言从之，握手九京（九京即指天堂——作者注）。人孰无死，不泯其心。修身俟命，敬励后人。”

完淳还没念完，屋里已是一片哭声，屋外无数的百姓也在痛哭。哭声和着凄风苦雨声，和着隆隆的雷声，回荡在这片染满鲜血的苦难的土地上，也回荡在天地之间，传出很远很远……。

三天后，完淳的老师，夏允彝的好友黄道周带着闽西隆武帝亲封的翰林侍读兼给事中一职悄悄来松江找夏允彝，找他出山，再图大业。这晚到的消息，也许会重新鼓起夏允彝继续抗清的决心，然而，他所看到的只是一具棺材。天意如此，夫复何求！他在老友棺前痛哭一场，又带着这已毫无用处的任命回到隆武那里。隆武听说夏允彝自尽谢国，非常感动，遂赠他官号为左春坊左庶子，谥号文忠。

夏完淳一家把父亲文忠公悄悄埋葬在曹溪东北二里的荡湾。这里离祖父夏时正的墓不远。完淳轻轻地，一遍遍用手抚着那光滑的石碑，忽然想起父亲曾告诉过自己，祖父去世时曾说过，死后要葬在玉峰和泖水间，让灵魂也和云、鹤一起飘游。这是多么潇洒脱尘的境界啊。只可惜，这种生活父亲已经过不上了，自己更与之无缘。那么，就让父亲在死后像祖父那样在玉峰和泖水间得到一点休息吧。

据传说，这泖水中有另一个世界。每到天晴月朗的时节，乘船从水上过，倚栏下望，便能透过那清粼粼的水面，看见水下面的街道、曲栏，还有整整齐齐的店铺、住家。这是多么美丽的传说啊。也许正因为此，才有那么多的人希望在死后葬在这干净的水里，在另一个美好的世界度过永生，再没有人间的烦恼，有的只是仙人般的自由自在的感觉。但愿父亲也能进入这样的世界！然而，地上狼烟四起，生灵涂炭，他在水底的世界里，真能像祖父那样无忧无虑，那样潇洒脱尘吗？他的心，能放得下这尘世间的一切吗？

“父亲不会。”夏完淳喃喃地自言自语。

“什么不会？”夏淑吉问。

“父亲不会的，很多人都不会，我们也不会。”完淳站起来，望着姐姐悲痛的面容：“我们都会死的，不死的，也许只有这滚滚的流了几千几万年的长江水

和这高高的天空，还有这片土地。”

回到家中后，完淳默默收拾父亲的遗稿、遗物，父亲叙述明亡后一连串变故的《幸存录》使他的心为之一动。一年多来的所见所闻、军旅生涯、毁家纾难、国亡父死……真所谓“无限伤心夕照中，故国凄凉，剩粉残红。金沟御水自西东，昨岁陈宫，今岁隋宫。往事思量一晌空，飞絮无情，依旧烟笼。长条短叶翠蒙蒙，才过西风，又过东风”（《一剪梅·咏柳》）。逝者已矣！牺牲的不止有自己的父亲，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人。然而生命可贵，他虽然热爱父亲，也理解父亲，却并不赞成自杀行为。一年来，他见过了太多人为保全清白而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敬重他们，却不赞成他们。像史可法那样在战斗中拼到最后一息，才是这个少年人心中最好的归宿。

深秋时节很快来临了。这时江南各地义军几乎都已溃败，形势进入了低潮。清军的强大使不少躲在家里观看形势的明朝官员士绅出来开门迎附，阿谀奉承，甚至为虎作伥，帮助清军镇压人民，搜寻逃亡的义军人士。夏家的情况非常危险。而这时的夏家，由于清军的追捕，田地的丧失及夏允彝的死，已经弄得一片破败，境况萧条。亲戚朋友中，死难的死难，变节的

变节，过去那些争相与他们交往的人，如今见到夏家人都远远地躲避，惟恐被牵连进去，更有甚者，还到清军处密报夏家藏身之处，幸好有人及时通知，夏家人才逃避了一死。面对这鲜明的今昔对比，完淳不胜感慨，正所谓患难见人心，“当年结客同心者”，今天却是“满眼悠悠行路人”（作者注：《寄荆隐女兄》）。“金钗十二，珠履三千”，却已是“凄凉千载”（作者注：词《烛影摇红·辜负天工》）。他未免感叹“露下天高肠欲断，秋来客散孟尝门”（作者注：《楼头口号》）。正如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虽然不在残酷的战场，但这日常生活的无形磨炼也给了夏完淳以极大的锻炼。他不再是个“少不更事”的热血少年，而是行事沉稳，思虑缜密，眉宇间似乎少了点潇洒的英气，却多了些老成的沉郁。对于豪杰之士甚至绿林中人的侠肝义胆，他也摆脱了传统的轻蔑意识，对他们不但赞赏，而且认为要匡救天下，必须求助于这些人。他在《遇盗自解》中慷慨陈辞：“浪迹烽烟独此身，天涯孤客泪沾巾。绿林满地知豪客，宝剑途穷赠故人……逢人莫诉流离事，何处桃源可避秦！”这就是战争，它使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脱胎换骨，它使璞玉迅速成为晶莹的宝石，使羽毛未丰的

小鸟转眼成为展翅高飞的大鹏。它如大浪，淘汰着泥沙，也成就着真正的乱世英雄。

一天深夜，秋雨连绵。完淳正要就寝，忽听得有人轻轻叩着院门。他警觉地披衣走到院中，轻声问：“谁？”

“少爷，是我，你看我把谁带来了？”是老仆夏顺的声音。完淳急忙打开竹篱院门，夏顺闪进来，激动得胡子都在簌簌颤抖：“你看他是谁？”

在夏顺的身后，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此人穿着僧侣的衣服，头戴一顶遮雨用的破草帽，借着月光，可以看到在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一双明亮的眸子闪着坚毅的光。

完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激动得似乎心脏都停止了跳动：“老师！”

陈子龙抓住完淳的肩膀，声音也微微颤抖：“存古！”

完淳就像一只离家多日的小鸟一样，扑进了老师的怀抱。

夏顺在一边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完淳把老师让进屋里，用纸遮上窗户，点燃小油灯。灯光下，他看见老师的脸异常地黑瘦，刚硬的胡须布满脸膛，然而那奕奕的眼光还是如此明亮，甚至更加慑人，平日里能“笼罩千人”的意气也仍然那么

风发。在陈子龙的眼里，那个眉目飞扬，举止风流的夏完淳也变了，变得沉静、肃穆，似乎如海的感情都被埋在了心底，露在外面的，只是嘴角边浅浅的皱纹和淡淡的微笑。师徒两人都很激动，但都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凝视着对方，万语千言尽在这眼光的对视中倾泻无遗。

直至灯芯渐渐暗淡下去，二人才如梦初醒。完淳拨亮灯芯，问：“老师，这几个月你在哪里？我们天天都在挂念着你呵。”

陈子龙低沉地说：“自兵败后，因为祖母年事已高无人奉养，我便带着她老人家寄居在水月庵里。外面的形势很不好，我和大家都失去了联系，几次险些被抓。后来风声稍小些，本想出来寻找你们，却又因祖母有病，不能成行。上个月祖母去世，我这才带着她老人家的灵柩又回松江，借着出家人的身份出来悄悄活动。我在细林山里造了间草屋，以此作为据点，准备再图大业。现在我和闽西的唐王隆武爷和浙东鲁监国那儿都通了声气，也许日后还能大干一场。”

“那太好了！”完淳兴奋不已，“我在这里无法出力，可憋坏了。”

陈子龙看看完淳：“存古，你爹的事，我都……知道了。”说完，一串泪水从他布满血丝的眼中流出，“我对不起他，没有来为他送葬……”

完淳急忙抓住老师的手：“不，老师你有苦衷，我们都明白。爹一直都把光复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你应该明白。他看重的也不是这些。”

“我知道。”陈子龙郑重地点头，“眼下祖母已去世，我孑然一身，无牵无挂，终于可以把全身心都投入匡救天下之大业中去了，我不会令夏公失望的。”

“老师，我和你一样，国难家仇，不得不报。此身已不属于我，而属于天下人。老师，有什么事情，你就吩咐我做吧！”

陈子龙拍拍完淳的肩：“存古！你爹有你这样好的一个儿子，夫复何求！”

第二天，陈子龙在夏完淳的指引下悄悄来到夏允彝的墓前，将自己写的《报夏考功书》焚于墓前，文中回忆了当年自己年轻时，年长12岁的夏允彝是怎样提携自己，使自己侧身上流，又是怎样在做人上循循善诱地教导自己的；当二人同时考取进士，身处两地为国尽忠时，又是怎样“相去二千余里，岁月之间，垂传不绝，互相警励立德立功”的。他哭叹：“安得如师友如足下者！”如今这被世人并称为“陈、夏”的一对好友仙凡相隔，夏已去，陈独存，正如“匠石辍巧于郢人，伯牙绝弦于钟期（前一典故出自《庄子》，后一典故载于《列子》，二者都抒发了一种知音

难寻的感慨。)”，怎不令人涕泣如雨！他陈述自己后死之故，不为偷生，只为复国。势已如此，只有向前而已！

师徒二人在墓前焚化了悼文，静坐良久。昔日的师友、父子，如今已是人鬼殊途。不知何时才能在天上相见？

拜祭完夏允彝，完淳随老师来到细林山中他的秘密住所。细林山属松江九峰之一，据传元朝时曾有仙人彭素云在这里修炼，留下仙椅、屯云、锦涛诸峰及凝云石和甘白泉等仙境，景色秀美，清意甚浓，平日是文人墨客集会的好场所，然而自从战火在松江燃起后，这里也变得一片萧条，毫无生机，人迹罕至。深秋的山林，更有一种阴森寒冷的味道。完淳和老师走进崇真道院，据说这就是仙人当时修造的，当地人叫它细林山馆。馆中静悄悄的，没有人烟，只有数棵千年老松挺立在石阶旁，松涛声如海浪拍岸，不时从山林深处传来几声凄凉的鸦鸣。正所谓“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白狐向月号山风，秋寒扫云留碧空”。树上的落叶被风旋着，袅袅地飞落在师徒二人的头上。

“这里是个好去处。”陈子龙笑着对完淳说，“平时香火鼎盛，现在兵荒马乱的，有事者不能来，心中有鬼者不敢来！正成了我休养身心，思考大事的

馆所。”

完淳羡慕地看着这清幽的，似乎已千百年无人居住的乱世仙境，笑道：“老师要在这儿羽化登仙了。”

“登仙？‘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纓’。仙人的境界，我是无法达到的。”

完淳也沉默了。这时，一只老鸱在他们头顶上凄厉地鸣叫几声，盘旋片刻，又振翅飞走了。一阵悠悠的钟磬声飘荡在寒潭上方。陈子龙为了打破这沉闷的气氛，朗声笑道：“不过虽成不了仙，倒还是能做几首游仙诗的。存古你听：‘玉殿丹青出，玄宫碧鸿浮。重梯凌绝磴，万堞隐危楼。鹤下星坛冷，花飞石洞幽。群仙何所接？沧海自悠悠。’”

“好诗！”完淳赞叹。陈子龙看着他，笑道：“存古，你从前可是和诗的天才，无人能及。怎样，可愿口吟一首？”

完淳略一思索，脱口而出：“载酒扁舟疾，春风不满帆。酒家藏夏馥（作者注：完淳以汉朝夏馥逃亡隐匿自喻），汉腊问陈咸（以汉朝王莽篡权时陈咸隐居用汉腊事喻陈子龙）。浩劫桐君，明星玉女函。登高湖海尽，愁绝倚松杉。”

“好个夏馥陈咸！存古你文采不减当年呵。”陈子龙一声长笑，“不要愁绝倚松杉了，来，随我进去

看看。”

完淳沉默地跟随老师走进殿堂。陈子龙掀起石座旁的一块石板，完淳的眼睛一亮，里面是一堆堆的刀枪！“老师，你……”。

陈子龙抚摸着他的肩，声音中充满了自信与豪情：“你不是说绿林满地知豪客，宝剑途穷见故人吗？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起来的！你父亲他们固然已先去，但我们还在，这就是成功的希望所在！”他从地上抱起一个酒坛，咕咕咚咚倒满两杯烈酒，递给完淳：“来，让我们以此酒为誓！”

“老师！”完淳郁积多时的热泪终于喷涌而出。这时一直阴霾的天气似乎也突然放晴，阳光透过密密的枝叶顽强地照射进了灰暗的殿堂。完淳和老师并肩站在堂前，望着那无际的天空和广阔的山林，相视而笑。他们的心头，充满了战斗的激情和无限的希望。

第五章谈笑赴死

1646年春，夏完淳与老师陈子龙、岳父钱彦林歃血为盟，共谋倡义，上书鲁王，鲁王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不久子龙战败，而这时吴易吴日生的军队一枝独秀，人才众多，在正月十五日大破吴江，一时成为义军牛耳。于是陈子龙与之联合起来，进入他的军中作监军总参谋。完淳自上一年在围攻苏州时接触到吴日生的声威后，对他就很佩服，因此便遵照父亲遗命，将家产全部充入吴日生军中，满怀壮志豪情，也入吴日生军中做了参谋，开始了第二次军旅生涯。

在吴日生的军队中，完淳受到上级的礼遇和将士的欢迎与尊重，才干得到进一步发挥。吴日生人才出众，文武双全，不但忠诚豪爽，能团结群众，而且富有军事知识，他的队伍与当时一般义军那种散乱、战斗力不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他的队伍，纪律非常严整，网罗的人才，也非常众多，对外有陈继、周瑞、朱斌、张贵四员大将，都是出色的将才，内部又有长州戴之雋，足智多谋，能联系各方人士。夏完淳师徒的到来，更给他们增添了有生力量。吴日生很赏识完淳，视之为国士，处以宾幕之职，完淳也很崇敬他，把他当作另一位老师，认为自己是“投笔新从定远

侯”(作者注：把吴日生比作班超)，并从他身上接受了深刻的影响。他们之间结成了非常深厚的师生、战友情谊。在吴军中，完淳生活、战斗得非常愉快，感到自己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在日常战斗、操练之余，他又开始了大量以军事题材为内容的创作活动。从前和父亲在松江参加吴志葵军队时所受到的启迪，所开阔的眼界，以及所感到的责任都远没有这次参加这支强大的队伍后感受得那样真切。崭新的军旅生活给了他无限的灵感。他写下了《军宴》、《访友不遇》、《同友人过东道院》、《鹑衣》、《军中有作》等诗歌，其中：“我已家破酬大镇，相逢斜拂剑霜看”(《军宴》)，写出了他慷慨激昂、英姿潇洒的神态；“此身竟逐征篷去，欲叩天门路已遐”(《同友人过道院》)则表现出他在残酷的战斗间歇面对祖父、父亲都曾度过的不闻政事、行云野鹤般的田园生活的隐隐向往和不忘国事的坚定情操；“仓海一椎亡命后，桥边黄石待人来”(《鹑衣》)又若暗若明地表现出他欲作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心壮志。

三月二十三日，吴军又大败清军元帅土国宾的军队2000人于分湖，声势更加壮大。四月初，完淳随军参加攻克浙西海盐的战斗。战斗打得异常艰苦，

但终于攻破了海盐城，又回攻嘉善。完淳在军队向嘉善开拔途中不幸落伍，与队伍失去了联系，无奈只得先回到松江曹溪寓所，与母亲妹妹重新团聚。

阴历五月初二，曹溪又遭清兵扫荡，完淳是被缉拿的要犯，自然处境极其危险。在母亲妹妹的掩护下，他跳入河中，奋力向远处游去，幸被一位渔夫的小船所救。但再回松江是不可能的了，只得奔赴远方继续飘流。

完淳躺在小船上，绒绒的芦花从他的身边一篷篷地掠过去，耳边的喊杀声渐渐远了，只有渔夫那摇动船桨的声音在寂静的河湾里显得十分地沉重。他的头顶，是一片夏日的淡蓝色天空，几朵悠闲的白云懒懒地在玉峰、泖水间自由地飘动；他的身下，是一片被夕阳染红的河水，船桨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道均匀的涟漪……他从没有感觉过这么孤单：既不知道队伍的消息，也不知道老师的消息，就连家人的安危，也无从知晓……他是多么想像爷爷、父亲那样，就这样进入那片水下的世界，忘记尘世的一切，让灵魂也像白云一样在玉峰、泖水间自由地来去。然而，这又是不可能的。他必须活着，而且要继续战斗。明知其不可为，但也要为之。这，就是父亲临死前对他的期望。他在心中吟道：

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
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
励志鸡鸣思击楫，惊心鱼服愧同舟。
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

一声声嘶哑的桨声渐渐远去了。孤独的小船在茫茫的水面上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无尽的芦花丛中。

这时的完淳，思想已比较成熟，尽管单枪匹马，但也毫不气馁，仍旧在积极地寻找抗清武装。他身无分文，飘流四方，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但他的抗清意志却因仇恨深积而愈为坚强了。

这时已是1646年（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三年）夏历六月，绍兴、宁波一带的明军各自为战，互不相关，已经溃败，鲁王也远走厦门，浙东一带的抗清根据地，已受到严重打击。但太湖的义军，仍坚持着抗清的斗争。吴易吴日生正计划攻打嘉善。清朝所派驻嘉善的知县刘肃之知道不能力敌，就假装投降，约日生宴会。日生为人豪爽，过于大意，毫不提防，于赴宴前在城外开会，刘肃之闻讯率兵突然袭来，吴日生被捕，解到杭州，于六月中旬被清军乱刀剁死在草桥门外。他从容就义，临刑前说：“今日微臣的责任，

算完毕了！”浩然正气，充溢天地。他还写下绝命词作：“落魄少年场，说霸论王，金鞭玉辔拂垂杨。剑客屠沽连骑去，唤取红妆。歌笑酒炉旁，筑击高阳，弯弓醉里射天狼。瞥眼神州何处，半枕黄粱”。“成败论英雄，史笔朦胧。与吴霸越事匆匆。尽墨凌烟能几个，人虎人龙！双弓酒杯中，身世萍逢。半窗斜月透西风。梦里邯郸还说梦，蓦地晨钟”！他死时年仅35岁。

六月二十五日，完淳在嘉定槎溪侯岐曾的宅所听到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顿时痛哭失声。吴日生是他心目中仅次于陈子龙的恩师，他的死，不但使完淳失去了一个好老师，也使义军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一两年来，死的人要超过和平时期的几十倍，甚至百千倍。人们对于死，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但这次吴日生，这个完淳短短军旅生涯中最敬重的领袖的死，却给他的心灵造成了不可名状的凄凉与悲伤。他挥笔写下《即事》三首，以示悼念：

“复楚情何极，亡秦气未平。雄风清角劲，落日大旗明。缟素酬家国，戈船决死生。胡笳千古恨，一片月临城。

战苦难酬国，仇深敢忆家！一身存汉腊，满目尽胡沙。落月翻旗影，清霜冷剑花。六军浑散尽，半夜

起悲笳。

一旅同仇谊，三秋故主怀。将星沉左辅，卿月隐中台。东阁坐宾幕，西征愧赋才。月明笳鼓切，今夜为谁哀？”

此诗极具苍凉悲壮之致。剧痛深悲溢于纸上。完淳又作《哭吴都督》六首以尽余悲，因为吴易尸骨难寻，他就和朋友们秘密地为他筑起衣冠冢，以示哀悼。又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去了，又一支精忠报国的义旅瓦解冰消，他还有什么犹豫？只有一心向前而已！

抗清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完淳飘泊江湖，思家怀人的情绪也越发深切。母亲妹妹诸人尚好，妻子秦篆则久居娘家，二人新婚即别，戎马倥偬，常难相见。她一个柔弱女子，身处乱世，虽有父兄保护，但他们也在各自为抗清大事奔忙，无暇顾及秦篆的情怀。完淳身为一丈夫，却不能保护在妻子身边，惭愧思念不能抑止，遂写下不少情深意切的闺中词，词句婉浓秀丽，悱恻断肠，与那些慷慨悲歌的悼亡及军旅诗词和游侠诗文判若出自二人之手，但这也正表明了完淳性格中的另一面：多情、敏感，热爱生活。无情未必真豪杰。只有热爱生活，热爱感情的人，才会爱这片土地，爱自己的国家，才会用自己的全身心来实践气壮山河的誓言。

《卜算子·断肠》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它曲折反映了作者在流离转徙、新婚久别中的思家怀人之情。它在构思、手法、形象、意境等方面均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堪称抒情杰作。

起句“秋色到空闺，夜扫梧桐叶”，笔墨凝练，富于含蕴。构成一种悲凉凄楚的氛围，令人黯然神伤。次句“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比喻极妙。同心结由来久远，历代诗词中都屡有提及。它指用两条锦带绾成菱形的连环回文结，象征男女之间“永结同心”。相思结则最早见于东汉晚期的《古诗十九首》中“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针缕交锁连结，混合其缝，如古人结绸缪同心结，取结不解之意，其形颇似同心结。既然同心结和相思结形制相似，那么词中这位对景怀人的少妇在幽思绵绵中误结同心结为相思结，也就不足为怪了。下片“十二玉阑干，风动灯明灭。立尽黄昏泪几行，一片鸦啼月。”融情于景，给人以想象回味的余地。

词中含有一种聚会难期的诀别之意。对于生死，夏完淳早已置之度外，他明白自己早晚免不了像爹爹，像吴日生，像千百个抗清英雄一样为国捐躯，因此词的情调也不免异常凄凉悲怆，尤其这时他又遭飘流之苦和丧师之痛，因此对妻子的愧疚及思念之情，也就更加深切。英雄气与儿女情，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相

生相成的，在这个艰苦的时节，也就结合得更加完美。

他想起在新婚后未分离的日子里，也正是义军形势最好的时候，自己和父亲、老师、岳父诸人筹划收复江南的大事，常常是“晓月重楼人未归”。秦篆便“珠帘斜卷翠鬟垂，细按红牙懒画眉”。她和衣徘徊在栏杆旁，柔弱的身影投在月光下的地上，真是“一种东风几样吹”（《忆王孙》）。如今却是“月华流恨到天涯”！然而正所谓“愁怀万种凭谁说，边鸿不到音书绝。音书绝，长安何处，晚山重叠”（《忆秦娥》）。他所怀念的，不仅是自己的妻子，还有无数正在抗清队伍中奋战的同志，以及他们的君王啊！

然而，老天爷似乎还要考验完淳，又把一个接一个悲痛的重担放在他已经扛过多少变故的少年人的肩上。不久，他又闻讯，自己最敬重的朋友，钱秦篆的大哥钱熙钱淑广因在吴日生军中积劳成疾，回家养病，医治无效，也悄然去世了，年仅27岁。又一个亲人离去了，可这回怎么会是自己最敬重的钱熙呢？“三春湖海兴如烟，十载交情竟惘然。重到西江秋似水，芙蓉堕粉更谁怜”！完淳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十年前，自己随父亲赴福建时路过嘉善钱家，与内兄钱熙初见面的情景。尽管当时自己最想见的是那位给自己写《神童赋》的聪明外露的二哥钱默，但在酒席上，最吸引自己的还是当时17岁的大哥钱熙。他玉

立的风姿，骏扬的神采，沉静的笑容，都是那么出众！都是那样让小完淳为之神往！为什么，他也像姐夫侯文中一样，“千古文章未尽才”早早地就离开了人间……。

钱熙的死，使完淳又一次陷入极端悲痛之中。他挥毫写下《得漱广讣》、《吊漱广至西塘有述》，又做七律一首和七绝竟十八首哭之。再加上先前遇难或病死的师友邵景说、陆鯤庭（事迹见第一章）、侯文中、周上莲，他又做《五子诗》以表伤逝之情。他亟需把悲痛震惊的情绪理一理，借诗文发泄一下胸中的悲愤，然后才有可能振作精神休养生息，同时进行系统总结和重新寻找自己的队伍。

几日后，完淳开始撰写对南明王朝的兴亡原因进行系统总结的评述《续幸存录》。这是继夏允彝生前写的《幸存录》而作的。在决心自杀后，夏允彝潜心将明末时的盛衰大势、边境情况及所谓流寇（即指农民起义军）的兴起作了一部《幸存录》，意在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来对明朝的灭亡原因进行总结。但《幸存录》只写到崇祯帝死，明朝灭亡便结束了。而对明亡后一两年中发生的这么多“天崩地坼”、风起云涌的大事却未来得及记述，夏允彝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完淳。他认为完淳虽然年轻，但已听说过南明王朝的军政大事，更直接参加了义军的行动，因此完淳是有能

力也有责任写这部续书，供天下人作借鉴的。

面对父亲那墨迹未干的手稿，完淳紧咬嘴唇，忍住热泪，提笔在纸上写下《续幸存录自序》几个大字。“自草土以来，恒思纂述，而哀瘠之余，形神俱涸，一经置笔，念及先忠惠（指父亲夏允彝）风雨一编，便凄然自废。景光如逝，忽焉小祥矣。次先忠惠遗行之后，继以此编。不敢苛，不敢私，不敢以己意曲直……。余生也晚，所见闻未广，后之人谓余多所遗缺也，敢不受责。若失之诬，失之枉，我知免矣。破巢余卵，旦夕待命。藏是编也山石室，望一日之中兴，明天子开天禄、石渠，访兰台之遗，追述先朝轶事焉，是编也，或与《幸存录》非小补云。孤子夏复泣血谨识”。

从这以后，夏完淳便把自己关在屋中，废寝忘食地撰写起来。他一向以“下笔立就”著称，这天翻地覆的一年来胸中又积蓄了那么多情感和思想，这次写作，就如开闸的洪水般喷薄而出，不可抑制，直倾泻到笔端，一吐为快。一个少年英雄的雄才大略都在这部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部书，也成为后来人了解南明历史，借鉴其兴亡经验的宝贵材料。

由于战乱颠沛和清朝统治者的纂删，《续幸存录》只剩《南都大略》一卷和《南都杂志》二卷，但就是从这三卷的吉光片羽中，我们也能看出他思想的光华。

《南都大略》共十三条，后有以“内史曰”开头的总评；《南都杂志》有五十条，记述了一些朝野纠纷及轶闻传说，并对其进行剖析和评点。他是认真贯彻了在《自序》中提出的“不敢苛，不敢私，不敢以己意曲直”的治史原则的。对于弘光朝的朝政败坏、人事紊乱，他作了详尽的揭露和批判，认为南明之所以这么快就灭亡，主要在于朝廷与守边的将领不和，而朝廷内部又朋党相争，同时在外守卫的将领之间也闹得不可开交，拉帮结伙、互相倾轧，自顾尚不暇，更何谈对抗清军！他更尖锐地指出：“南都之政，幅员愈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少则官愈多；财富愈贫则官愈富，斯之所谓三反，三反之政，又乌乎不亡！”他确实是个善于观察的人，在观察到的表面现象中，同时又能准确地抓住其本质，这就使他的见解不流俗套，有非常切合实际的、新鲜的特点。

对于人的评价，也是比较客观而公允的。他虽然是个少年，不免意气用事，但经过战争的磨炼，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一反传统评论中占主流的“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简单评论方法，而是采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来看待复杂的人与事。比如前面讲过的，他认为史可法虽人品高洁，却不是带兵的最好人才，而马士英虽奸诈狡猾，却是个将才等等观点，都凝聚了他自己的思考，而绝不是人云亦云。当然，他轻信

易激动的毛病也没有完全改掉。比如他认为阮大铖是“风流豪侠”，因此最终不会投降，就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固然由于他误信当时谣传，只知阮大铖在弘光朝灭亡后到浙东鲁王军队效力，却不知自鲁王兵败后，他也投降了清军，并随清军进攻福建，结果在仙霞岭上力竭身死。这也表明，完淳到底年轻气盛，对人情冷暖体悟得还不是很清楚，因此对人的了解还没有到达真正的唯物主义的深度上。但瑕不掩瑜，从总体来说，这部出自一个16岁少年之手的历史著作，无论是其精辟见解，还是宏观把握以及分析能力，都是同时代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如果天假以年，再给他一点完整时间的话，他一定会写出比《续幸存录》更加出色的政论文章，他那比文学才华一点也不逊色的政治才华一定也会受到更好的磨炼。但是，只可惜在一年后，他就为国捐躯了。哀悼钱熙的那句：“千古文章未尽才”也成了他自己的讖语。但他所作出的功绩已足以辉耀千秋，亦足以侧身于古今爱国诗人的行列中。

继《续幸存录》后，他又开始利用这难得的一点完整时间写作其他作品。其中就有那篇彪炳史册的《大哀赋》。他在序中自陈作赋时的心情和意旨是：痛感国家遭难，山河变色，“劳者言以达其情，穷人歌以志其事”。它陈述在这“玉鼎再亏，金陵不复，

公私倾覆，天崩地坼”的动乱年代，山河破碎的惨景和民族压迫的暴行，总结明朝自万历以来的历史教训，特别是魏忠贤的乱政，弘光君臣的误国，直斥福王如“东昏侯之失德，苍梧王之不君”，表现出夏完淳不盲目忠君，在突破“为尊者讳”藩篱方面所达到的新的高度。而国家在这样的昏君统治下，又怎能不“靡芜遍于故宫，莓苔碧于旧内。……风尘萧索兮十二楼，风雨凄迷兮四百寺”。字里行间，包含着无限的感慨与悲怀。

《大哀赋》反复重申了抗清复国的坚定志向：“亡楚之功不就，报韩之志谁传”！“下江但见夫绿林，圯桥未逢夫黄石”。失望中犹存希望，挫折后仍图联合绿林豪杰再整旗鼓。这篇赋仿南北朝时庾信的《哀江南赋》所作，但庾信是处在东晋时期，身困异国，身居高位，同时感到抱愧祖国，因此写下此赋。夏完淳是处在千年后的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地区，深受晚明复古主义思潮和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的抗清志士，其创作无论从倾向、思想性还是艺术感染力来说，都比庾信高出一筹。此篇一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余音直至20世纪。当时的名士感动不已，纷纷为之点评。

朱彝尊评说为：“大哀一赋，足敌兰成。……方之古人，殆难其匹”。屈大均则说：“至今读大哀一

赋，淋漓呜咽，洋洋万余言，而犹似未尽。呜呼！麦秀、黍离之短，大哀之长，固皆与风、雅同流，春秋一贯，为一代之大文，谁谓古今人不相及也！”据说当时的大儒，在清朝做官的吴伟业见到《大哀赋》，愧敬交加，痛哭三日，作传奇《秣陵春》寄寓亡国之悲。现代著名文学家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说：“天才横溢，哀艳惊人。”可见其文采弘逸，淋漓怆痛。郭沫若在《今昔蒲剑今昔集》中说：“就因为有这么血淋淋的实践浸透着，所以他的词赋，尽管有好些还没有脱离掉摹仿前人的痕迹，而却十分动人，往往有青出于蓝，冰寒于水之慨。例如他那首万言以上的《大哀赋》，那分明地摹仿庾子山的《哀江南》，但那沉痛和清新的地方比起后者来觉得还要使人伤心而醒目。”

就这样，自夏至冬，完淳便一直隐居在侯家寓所里写作，同时密切关心外面的情势。侯家此时除了侯峒曾父子遗留下的几位寡妇外，曾显赫一时的“嘉定六侯”就只剩侯岐曾和大儿子侯玄了。昔日繁华的侯家宅院此刻已是人去楼空，屋多人少。夏淑吉一人在松江和嘉定间奔波忙碌，不但要照顾侯家，还要照顾已削发出家的母亲盛氏等人，憔悴不堪。

此时她住在嘉定，完淳在写作间隙便在院中小立，与姐姐抚今忆昔，不胜感慨。他把自己写的《大哀

赋》和怀念妻子的闺怨词给姐姐看，姐姐也把自己写的怀念丈夫的悼亡诗给他读：“清秋渺渺夜云开，枕簟萧条鸿雁哀。嘹唳一声惊别梦，灵衣仿佛倚妆台”。完淳一边体会着姐姐对姐夫的良苦思情，一边想起这位自己最敬重的姐夫的音容笑貌，想起自己曾立下的希望今后解救天下所有像姐夫一样被功名所困的读书人的宏图壮志，这一切虽然相距并不遥远，然而现在想来，似乎已是隔了几世，国家都已破败，当年的这些太平时期的希望又是多么好笑，多么不值一提，它们就像他早去的少年岁月一样，已经化为了泡影。就连他自己的生命，也是朝不保夕，危如累卵。也许一年后，也许几载中，自己的妻子也会像姐姐那样，念着悼亡的诗词，在悲忆与寂寞中度过剩下的漫长人生。生活是多么无情啊。

当然，姐姐在苦难中还有希望，她唯一的希望，也许也是侯家唯一的希望，就是9岁的侯槃。此儿自幼聪明，与小时的完淳颇为相似，完淳及侯岐曾、夏淑吉对他都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似乎他们无法完成的事业，将会由这个孩子来承担。完淳经常抽出时间，与侯槃谈论经书，为他指点学业，希望今后外甥能有所成。

时光在悄悄地流逝。完淳待外面风声稍小后，便

离开侯家，来到嘉善岳父钱彦林处，与岳父、妻子团聚。

小别胜新婚。当饱经离乱之苦的一对少年夫妻重新见面时，都感慨万千，泣下如雨。在完淳眼里，秦篆那丰满莹洁的脸庞如今变得那样瘦削苍白，令人顿生爱怜之意；在秦篆眼中，完淳昔日风流潇洒的神态也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种经历过无数变故悲痛的人所特有的沧桑与沉郁。他们执手相望泪眼，都无语凝噎。

钱彦林站在一边，心绪也十分复杂。这个在6岁时就曾向他提出过“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的少年，既是他的爱婿，也是他的战友。完淳已没了父亲，自己也没了大儿子，他们之间似乎更亲了一层，他信任完淳，完淳也敬重他，在这瞬息万变的情势下，他急需和这位战友好好商谈一下国事，再振雄图。

此时在太湖一带，抗清复国的战火也一直此起彼伏，从没有停歇。自吴日生殉国后，曾有一位明朝的监军副使朱大定统领了吴日生的军队，据守太湖。不久，朱大定患病为清军俘虏，不屈身死。这时白头军一部分为吴日生部下名将周瑞所领导，仍在太湖进行斗争，一部分为苏杭提督吴胜兆所改编，吴胜兆的实

力，顿时更加雄厚，就遭到了清廷的猜忌。那时吴日生的谋士戴之雋正在吴胜兆幕中，就劝他反正，遂背叛清朝政府。

这时已是1647年的春天了。夏完淳的老师陈子龙积极参与了此事，一直来往于松江、嘉定和嘉善之间的完淳从老师那里也知晓了他们的计划，并写信给姐姐通告了这一好消息。

此刻宁波、绍兴一带，明朝在江上的军事虽然溃败，但还有黄斌卿扼守舟山，明户部郎中沈廷扬也来到舟山，戴之雋联系舟山明军，约黄斌卿率师由海路北上，共同攻打松江。黄斌卿畏首畏尾，犹豫不决。沈廷扬再三督促说：“事机之来，间不容发。”于是决定了由海道北取吴淞。沈廷扬和鲁王方面的张煌言、张名振率领军队，泛海北上，不幸路遇飓风不能如期与吴胜兆会师，吴胜兆孤立无援，又加部将变心，遂被部将送交总督究治，后被杀。戴之雋和沈廷扬也被清军所擒，不屈而死，张煌言、张名振侥幸逃脱。

吴胜兆反正的事件发生后，清廷大为震惊。为着要“肃清余党”，以儆效尤，遂叠兴大狱，牵连了大批爱国人士。吴胜兆被杀后，陈子龙为避追捕，由夏完淳的叔父，已经出家的夏之旭护送奔往嘉定，告急于侯岐曾，岐曾急忙将他藏在仆人刘驯家，后来风声更紧，又把他送到昆山顾天远的住所躲藏。不久大队

官兵追捕至嘉定，以藏匿陈子龙为罪名抓获了侯岐曾，总兵巴山又遣人到顾天远家抓住了陈子龙，将这个“朝廷钦犯”锁在舟中，押往南京。船泊在跨塘桥下时，陈子龙趁守卫的兵士没有注意，跳水自杀，年仅39岁。这天是1647年夏历五月二十四日。

人们还没有从悲痛震惊中清醒过来，大规模的逮捕就开始了。凡是藏匿过陈子龙的人，如顾天远父子及其兄弟、陈子龙的弟子张宽等都为清军逮捕，夏之旭和侯岐曾自缢身亡。侯岐曾的母亲龚老夫人两年前曾经受过大儿子峒曾父子的死难，今天又失去了唯一的二儿子，悲痛欲绝，自杀身死，侯岐曾的妾刘氏也陪着婆婆一起赴死，所谓“白首同归”，又是无数的人血溅厅堂，为国捐躯。

侯岐曾死后，侯家只剩下了几代寡妇。夏淑吉擦干热泪，掩护好儿子侯槃，挺身而出，在深夜雇人划着小舟费尽千辛万苦打捞到投河而死的侯岐曾的母亲龚氏和妾刘氏的尸体，又亲自带人将尸体埋在侯氏祖坟旁。随后又打点周旋，终于找到了公公的尸体，并妥善收殓。这时她的妯娌孙俨箫也亡命于上海。她一方面筹划营救被捕的侯氏宗亲，一方面又将孙俨箫留下的儿子侯荣接来抚养。诸事尽压在她一人身上，她咬住牙关应付种种难题，表现出惊人的耐力和卓越的才干。

夏完淳先听到老师的死讯，已是痛不欲生，又听到姐姐一家和叔父的惨剧，更是悲愤填膺，难以平静，只想立刻就冲出去，为自己最敬爱的老师和战友陈子龙报仇，为叔父夏之旭报仇，为侯岐曾报仇，为所有被冤死的烈士报仇！然而，凭他一人之力，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妻子秦篆走到他身边，爱怜地抚摸着他的肩膀，含着热泪说：“存古，别太伤心了，要当心自己的身体……。”

夏完淳痛苦地摇摇头：“父亲、老师、朋友，死的死，逃的逃，国势如此，我个人还有什么好珍惜的！”

秦篆轻轻为丈夫拭去脸上纵横的泪水：“不，就是为他们，你也得好好地活着。还有那么多人也希望活着：你的两位母亲、姐妹、朋友、我爹，我，还有……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完淳一把抓住妻子的手，“秦篆你……”

秦篆庄重地点点头，把手放在腹部说：“这是你的骨肉，也是夏家的传人。我真希望他能是个男孩，那么，你就有后了，公爹也就有后了。”

听见妻子怀孕的消息，完淳分外激动。几年来他目睹了父亲、老师、朋友，目睹了无数人的死亡，今

天却又听见了新生命即将诞生的声音。生命，在这个万物凋零的日子里，忽然听到了生命的号角，怎能不使他热泪盈眶？

这时岳父钱彦林也走了进来，他见完淳终于又露出了笑容，心里也很欣慰，不由得抹了一下纵横的老泪，上前道：“存古，为了秦篆腹中的孩子，你也要保重自己啊。要知道，你已经是一个父亲了。”

完淳望着一向疼爱自己比疼爱亲生儿子还甚的岳父，心里很感动。岳父也老多了，几年来的征战、失子、忧虑……。使这个曾在和平日子里“丝竹满堂”，浪漫倜傥的开朗、豪爽之人变得苍老忧郁。这时秦篆的二哥钱默也默默地走进屋，向完淳祝贺。他虽然只有19岁，但身上的暮气却已使之像个老人，与义无反顾、坚定昂然的完淳形成鲜明对比。完淳忽然觉得，自己与钱默之间的距离已越来越大，这个昔日为自己写《神童赋》，聪明绝顶的钱默，如今已变得越来越忧郁，似乎看破了红尘，也放弃了一切努力。完淳又想起去年去世的钱熙来，如果他还在，也许钱默的变化还不会如此巨大。

完淳用含着歉意的眼光看看钱默，又看看热切地注视自己的岳父与妻子，说：“我想到姐姐那里去帮助她料理一下家事，然后再同她到松江母亲处照顾她老人家。几个月后我就回来，再与父亲您共商恢复大

计。”

“你去吧。”钱彦林欲言又止，“我们这里很好，你放心，自己要注意安全。”

秦篆依恋地望着丈夫，眼泪盘旋在眼眶里。结婚两年来，这是他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然而，他又走了……。

“秦篆你放心，”完淳安慰着她，“等我回来后，就守在你身边，暂时不走了，一直等到你生下我们夏家的小宝宝的那一天。好吗？”

秦篆娇羞地点点头，又叮嘱道：“你可要早去早回啊。”

完淳点点头，又走到一直默默坐在墙角的钱默那里，在他的肩上微微拍了拍，深情地说：“不识（钱默的字），我走了，等我回来，咱们再叙。”

钱默抬起一直垂着的头，用忧郁的眼睛望了一眼完淳热切的目光，轻声说：“存古，保重。”

夏完淳大步走出钱家，挥手告别了依依不舍的钱氏父女，匆匆地向前赶去。

钱秦篆怎能想到，完淳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这，竟是他们的永别。

夏历五月，在松江华亭与姐姐共同照顾母亲的夏完淳忽然听到了岳父钱彦林因陈子龙一案被处以莫须

有的罪名，加以逮捕的消息。这个消息如劈雷般打得他目瞪口呆。陈子龙从未投奔过岳父，仅因他们平日关系交好就借机滥加逮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岳父生死不明，妻子和钱默又没有消息，他心急如焚，直想立刻赶回嘉善。但母亲和姐姐力劝住了他，因为眼下嘉善肯定已是遍地罗网，已成险地，是绝对不能回去的。完淳忧心忡忡，只等着风声稍停，就立刻回去打听岳父下落，找到妻子和钱默。

谁知六月底，清军忽然袭击了华亭，捉拿完淳。全村人的性命系于他一身。完淳奋然说：“天下岂有为义避祸夏存古哉！”遂告别哭泣的母亲和姐姐，毅然走出躲藏的地方，为清军所获。真所谓“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了。

关于夏完淳被捕的原因，历史上向来众说纷纭，有多种解释。

有人认为是“以陈子龙狱词连及”（《明史稿》），有人以为“以吴胜兆案牵连”（《镇洋县志》、《东山国语国语补南》），也有人认为是鲁王遥授他为中书舍人，完淳拜表谢恩，被发觉所致（《小腆纪传》），还有人认为是他为一名叫谢尧文的写联络表而被抓（《曹家驹《说梦》》……，道听途说，不一而足。对此两位权威人士郭沫若和白坚先生的看法是这样的：

郭沫若先生认为究其实际，以《说梦》最为可靠，

当1646年时，许多明朝遗民都有心为义军捐款，有一叫谢尧文的人奔走联络。第二年，谢在崇关准备渡海去见鲁王时，因衣冠与众不同而被海上兵卒盘问，又出言抗争，遂被抓，重刑之下，向柘林守备陈可一吐露了真情，兵卒在旅舍找到了他写的表文和捐款人名单，交给当时的提督吴胜兆。吴胜兆那时已决心反正，因此也就置之不理，只把谢关起来了事。吴胜兆事败后，新来的官员重审囚犯，发觉了谢尧林，这才顺藤摸瓜，按名单抓人，无一幸免。表文出自夏完淳之手，自然也难逃此祸。

白坚先生也认为，夏完淳被捕下狱，是由于谢尧文通海事泄。之所以有很多人认为是吴胜兆反正之事牵连，就因为谢尧文通海是在吴胜兆反正失败后才加以真正追查的，而且两案在狱的人同日在南京遇难，因此更使两案牵扯在一起难以分清。但好在清朝档案尚在，所以认真考核和验证，问题也就豁然解了。

据侯岐曾日记也可看出，当谢尧文被捕时，曾有人到侯家报信，让通知完淳快走。侯岐曾的大儿子玄相陪夜酌，详细问明情况，也感到非常紧急，侯岐曾与周围好友共同分析商议，从种种迹象上，也坚信确有此事。那时完淳还在松江，已从老师陈子龙处知道了吴胜兆即将反正的消息，因此托姐姐给侯家带信说事情无恙，大家以为是一场虚惊，都拍手相庆。其实

当时祸机已伏，危机已露，警报频传，但大家都因经验不足、行事不密，考虑不周而没有行动。等吴胜兆事败后，形势危急万分，连同夏完淳在内的诸人还是麻痹大意，只顾着伤心陈子龙等人的死和谋划新的行动，而没有及时逃脱，以至被敌人一网打尽。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完淳被捕后，曾写下《别云间》、《拜辞家恭人》以辞别亲爱的家乡松江和自己的母亲。其中《别云间》一首流传千古，至今不衰：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他被缚着离开自幼生长的故乡，离开含泪送别的家乡百姓，这熟悉的故乡风景，这埋葬着他的祖父、祖母、父亲的玉峰、泖水，今日就要与之永别了。从前他离家在外，奔走抗清，但总还有回到家乡的一天。但不意如今终遭缱绻，就要与家乡永诀了。面对陷于敌手的家乡山水，远望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他泪如泉涌，连那本来十分宽阔的天地，都变得窄小了。他预料自己死期不远，深感生离死别，痛苦万分。然而

身虽离乡，但心仍萦故里，纵然此去断无生还，也要让灵魂归来，再见家乡的山水和亲人。全诗那悲壮激烈的格调，高昂的爱国热忱和英雄气概浑然天成，令人读后热血沸腾，不能自己。

这件案子固然造成了大批人的牺牲，在敌人方面也造成了不小的波折，使清朝对洪承畴这样的所谓重臣也产生怀疑，将之打成待罪的身份，虽然后来又加以“安慰”，去除了罪名，但也可见汉奸们所受的清朝方面的监视和不信任有多么的重。

完淳被立刻解往南京。一路上，他吟咏不绝，高歌慷慨如同平日，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深夜，当船经细林山下时，他望着黑压压的山林，遥听见晚钟声，乌鸦悲鸣，想起当年自己和老师陈子龙在山中游崇真道院时的情景，老师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还在眼前浮现，这位复社与几社的卓越领袖，抗清的坚强志士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像父亲一样投入了茫茫的水中。而他的学生，也最终落入了敌人的罗网。完淳百感交集，写下了他诗歌中的代表作《细林野哭》，它和后来路经吴江时悼念吴易吴日生的《吴江野哭》同为意气凛然、富有真情实感的佳作。全文如下：

“细林山上夜乌啼，细林山下秋草齐；有客扁舟不系缆，乘风直下松江西。却忆当年细林客，孟公四海文章伯；昔日曾来访白云，落叶满山寻不得。始知

孟公湖海人，荒台古月水粼粼。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去年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黄鹄欲举六翮折，茫茫四海安将归？天地洪荒日月促，气如长虹葬鱼腹。肠断当年国土恩，剪纸招魂为公哭。烈皇乘云御六龙，攀髯控驭先文忠。君臣地下会相见，泪洒闾阖生悲风。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家世堪怜赵氏孤，到今竟作田横客。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这是夏完淳所有诗文中最自由、最富激情与悲鸣的一首，是他 17 年生命最后时刻爆发出的最强音，因此也成为了世代传颂的佳篇。

尽管心境极端痛苦，但完淳仍是“身在罗网且莫哀”，基调高昂，感情极深。尽管处在最险恶的境地，但完淳对老师和战友深挚崇高的感情和至死不屈的牺牲精神仍表露无遗，生气凛然，慷慨激昂。郭沫若说：“真可谓声与泪俱下，一字一咽。其早欲追随其师，存心一死，固已见乎情见乎辞。17 岁之少年如此慷慨沉着，谁能读之不为之凛然生感耶！”

完淳被秘密地解往南京。当时他的好友，曾在明朝被农民起义军灭亡时与之一起组织“少年得朋会”

的杜登春正在虎丘石佛寺读书，对此一无所知。一天，他乘凉散步，将至憨憨泉时，忽然见到一个小和尚模样的人和数名穿青衣的人在泉边汲水而饮。他遥望那小和尚，越看越像完淳，上前一看，竟果然是他！急忙询问，完淳告诉他：“我已被缚上道，身无分文，你若有，请给我一点。”原来边上的人就是押解他的差人。杜登春心如刀绞，忙从囊中掏出所有的钱递给完淳，送他登舟。旁边一个差官觉得杜登春也像同谋，就凶神恶煞地询问他的名字。杜登春小心地告诉他，自己家与完淳家是世交，并说：“天气渐凉，他衣服单薄，我为他带一点买衣服的钱，对你也未尝无益，何必这么生气呢？”差官哑口无言。

于是杜登春又叫了酒菜请他们吃饭，得以再与完淳叙说几句，以示永别。完淳当场口吟一首诗赠给他：“竹马交情十五年，飘零湖海更谁怜。知心独吊要离墓，亡命难寻少伯船。山鬼未回江上梦，楚囚一去草如烟。高堂弱息凭君在，极目乡关思惘然。”又说：“此一去我是绝不能再回来了，媳妇钱氏已有身孕，如果是男孩，就让他做你未来的女婿，是女孩，就做你未来的儿媳吧。如果孩子不能成活，就让我家绝后好了，千万嘱咐他们不可抱养个孩子来随便立后，以免辱没了我家清操，此事就赖你为我操持了。”杜登春望着一去不复返的朋友，泪如雨下，完淳却没

有任何表情。他心志已决，不会再为那些牵连自己的凡事而再回首挂念了。

船到江宁，完淳望见隐隐的钟山，不觉仰天大笑：“我得归骨于高皇帝（指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孝陵，千载无恨！”

完淳被押解进金陵城后，竟见到了先自己被捕的岳父。翁婿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不觉又喜又悲。他们这一行被抓的重犯由洪承畴亲自审问，完淳在堂上不跪不拜，决心一死。洪承畴老早就听说了他是江南有名的神童，今日见他这般年轻，却有如此傲骨，不觉想杀杀他的锐气，便说：“你这样大的小孩子懂得什么道理，怎么会起兵造反呢？恐怕是误入贼营吧。好好回去读书，不要再与朝廷作对，将来我自会提拔你的。”完淳厉声说：“我虽小，也常常听大人说本朝有一位大忠臣洪亨九（洪承畴的号）先生是一位人杰，在当年和清军作战时为国捐躯，血溅章渠，先皇帝（指崇祯）亲自为他追悼，此事感动天地。我常常敬慕他的忠烈，年纪虽小，却也要学他杀身报国，岂可以因年纪小而退避！”洪承畴听了，顿时满面通红，完淳所说的追悼确有其事，但当时崇祯皇帝及全国百姓并不知他并未战死，而是最终投降了清军。今日完淳旧话重提，引得在场众位义士无不义愤填膺。

边上的守卫告诉完淳：“坐在上面的这位元帅就

是你提到的洪经略啊。”

完淳故意怒斥：“亨九先生为国捐躯已经很多年了，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连皇帝都曾亲自为他设祭坛，群臣都为之流泪。他是什么人，竟敢伪托洪先生的英名来玷污他的灵魂！怎么敢在这里冒充！”

一时间众人皆暗自偷笑，洪承畴神色沮丧，哑口无言，只得命人赶快把他们推出斩首。

完淳意气从容地走出公堂，一如平时。岳父钱彦林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看着还这么年轻的女婿，想起苦命的女儿，心头不忍，悄悄对他说：“你还年少，不应该和我们一起死啊。”完淳微微一笑：“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丈人何相待之薄耶！”即怪岳父对自己相期太薄，自己以和岳父同死为荣，只愿早点杀身成仁。钱彦林轻叹一声：“只是可怜了我那秦篆女儿了……”完淳沉默一下，说：“我已有书留给她，也许姐姐能看在姐弟一场的情面上替我照顾她们母子。”钱彦林也不说话了，只是默默地握了一下女婿的手。完淳也握紧岳父的手，和他深情对望，庄严地说：“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魂；九天八表，永历英魂。”

这时杜登春和另一个好友沈羽霄也匆匆赶来金陵，为完淳送行。他们正在向人打听这批解到金陵的囚犯的下落，忽然听见路边有敲锣开道声，挤在人群里

一看，才知道是完淳一行被押赴刑场正法。他含着热泪亲眼看见完淳在威逼下坚决不跪，刽子手使用刀架在他的喉咙上，将他的喉管割断。一代少年英雄夏完淳就这样站着死在了刑场上，那喷薄而出的鲜血，滚烫的鲜血潺潺地流淌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化作朵朵血花。

完淳在被押解南京的途中、狱中写了不少诗歌，被后人编纂为他最后的一个集子《南冠草》。这些诗歌是在“家仇未报，臣功未成，志重泉，流恨千古”的悲壮苍凉、遗憾抱恨心情下写成的，因此在其诗歌集中也最动人心魄。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别云间》、《细林野哭》等外，还有写给母亲的《拜辞家恭人》和写给妻子的《寄内》以及写给姐姐与外甥的《寄荆隐女兄兼武功侯甥》等。一方面表达了对亲人不忍割舍的深情，一方面也对后起一代如外甥侯檠者寄予了无限热望。

除此之外，他又专门写了《狱中上母书》和《遗夫人书》，向两位母亲及妻子作了详细的交代。其《狱中上母书》感情真挚，一字一泪，开头就是“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报母矣。”陈述自父亲去世后，两易春秋，自己“艰辛历尽”，本图复见天日，以报大仇，却奈何“天不佑我”，表现了极度的遗憾。两年来，他到处奔波，使得“一门

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而自己死后，“哀哀八口，何以为生！”对两位母亲深感愧疚。血泪之情，力透纸背。

对自己名义上的母亲，已经削发出家的嫡母盛氏，他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当自己小时，她是怎样细致地关心自己的冷暖，教习自己诗书的动人场景。然而大恩未酬，自己就要“溘然先从九京”了，只得将她托付给姐姐照顾。对生母陆氏，他的心情则更加复杂。封建社会等级观念极其严重，男孩应视父亲的正房为正式的母亲，而对作为父亲偏房的生身母亲只能喊“娘”，有些家庭甚至不允许他们密切往来。作为书香门第的公子，完淳自然明白这点，也必须遵循这点，但对身世可怜，地位低下的生母，他从小就满怀歉疚与热爱相混杂的复杂感情，这种感情在他即将赴死时也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这封书信其实是同时写给两位母亲的。在信中，他将生母与嫡母并提，称呼她们是“双慈在堂”，又郑重地将生母托付给她亲生的女儿，自己的妹妹惠吉扶养，暗暗希望她能在女儿女婿那里得到新的安慰，忘却失子的痛苦。

在书信里，他又一次阐明了曾对杜登春说过的话，即如果妻子这胎不是男孩，也千万不要从夏家近支中找一个孩子来作为后人。本来国已破败，家也凋零，有没有后代已不太重要，如果老天真的有意让他绝后，

还不如就此断绝香火，以保证夏家的清名。等到国家光复的那一天，自然会有人想起他们，祭奠他们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经抛掉了所有的记挂与虚名。

文章的最后，他慷慨激昂地写道：“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身若敝履，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气壮山河，视死如归，至死仍对事业充满激情，抒发了渴望在来世再为国效忠的豪情壮志。

在《遗夫人书》里，他对妻子秦篆的款款深情，丝丝缠绵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所谓“三月结莲，便遭大变，而累淑女，相依外家”，完淳深情回忆当年他们刚刚结婚不到几个月，自己便因战事连累，不得不把妻子送回娘家时的愧疚心情。然而妻子贤淑素著，“未尝以家门盛衰，微见颜色”，又令完淳感叹为“贤淑和孝，千古所难”。下面的话更是情感迸发：“不幸至今吾又不得不死，吾死之后，夫人又不得不生……。呜呼！言至此，肝肠寸断，执笔心酸，对纸泪滴；欲书则一字俱无，欲言则万般难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乱。平生为他人指画了了，今日为夫人一思究竟，便如乱丝绩麻。身后之事，一听裁断，我不能道一语也。停笔欲绝。……。吾累汝，吾误汝，复何言哉！呜呼！见此纸如见吾也。”

完淳死后，杜登春和沈羽霄含泪收殓了他的尸骨，亲自动手将他葬在松江他父亲的坟边，当年“少年得朋会”的诸位同仁都来参加了葬礼，四天后仪式才正式完毕，可见夏完淳的死在当地引起的反响有多么强烈。

此时夏、侯、钱几家，尽成瓦砾。原来宾朋满座，享誉江南的家园，人丁凋零，惨不忍睹。失去弟弟的夏淑吉又一次拭去热泪，独立撑持起抚孤养老的重担。钱彦林的夫人听说了丈夫的死讯后，不愿再活，投水自尽。夏完淳的妻子秦篆，同时受父死母丧夫亡的重大打击，悲痛欲绝，身体亦非常衰弱。几个月后她果然生下一个男孩，只是这孩子似乎在母体内感受了太多人间的苦难，很快便也夭折了。夏家终于无后。秦篆的哥哥钱默这时也终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不知所终。

年仅十八九岁的秦篆便也削发为尼，独守青灯古佛，孤独地度过了一生。

那位被完淳寄予了很多期待的侯、夏两家的希望侯槃，虽然才华横溢，却也难逃悲惨命运。在几年后他亦因病而死，死时的年龄与夏完淳殉国时的年龄一样，也是十七岁。侯氏一门便也尽矣。

夏淑吉心如死灰，再也没了什么期望，便像母亲、秦篆一样出家为尼，定居龙江，改名为龙隐。夏完淳

的表妹，嫡母盛氏的侄女盛蕴贞在战乱前曾被父母许配给侯峒曾那位唯一侥幸逃脱虎口的小儿子侯智含，但没有成亲。后来侯智含逃命在外，不幸病死。盛蕴贞也做了没有结婚的未亡人。她便也削发为尼，拜夏淑吉为师，与夏淑吉及夏、侯家几位寡妇一起面对孤灯古佛了此一生。

自此夏、侯、钱三家，死的死，出家的出家，凋零萧索，荒无人烟。几门忠烈，为国捐躯，令人感慨不已！但在当时，这只是无数被毁灭家庭中的几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夏完淳在世只有17年，但他在明末文坛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他的作品，以诗为首。明代诗歌处于中国诗歌史的低潮时期。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提倡性灵的公安派、竟陵派曾称雄一时，但共同的倾向是脱离现实，缺乏生机。直到明末社会激烈动荡之际，诗坛才出现新气息，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顾炎武等人，就是这时应运而出的爱国诗人。

陈子龙是对夏完淳影响最大的一个老师，无论在做文还是做人上都是如此。他早年曾以继承前后七子自任，但经世致用的主张，急剧变化的形势，使他逐渐突破了复古派的藩篱。完淳受他和几社诸人影响，幼年也颇好古，字作“存古”，就可表一斑。他喜欢

屈原、庄子、六朝诗文，前期作品多是摹拟六朝以前的诗，有一批拟古仿古之作。但他刚刚步入其间，时代风云就促使他迅速地转移了方向。

14岁参加抗清斗争后，在血与火的斗争生活中，特别是在被捕以后，他写了不少慷慨悲壮而又清新明朗、表现民族气节的诗篇及赋、曲、杂文等。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夏完淳研究专家白坚先生总结其主要内容为：其一，表现抗清复国的心志。诗集中大量篇章直接间接、多方多面、借古喻今、因物寓意地表现了诗人心怀故国、志在南归、念切中兴的思想襟怀和抱负。尤其可贵的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境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如“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等，气势奔放，开朗壮美。

其二，抒写兴亡之恨、山河之泪。可谓“处处山河泪，篇篇烈士心”。完淳的诗中有不少借青楼盛衰或宴游兴替以寄予兴亡之恨的内容。

其三，歌颂英烈，哀悼师友。《六哀》、《六君咏》、《细林野哭》、《吴江野哭》和哭钱熙的诸篇，都属于这一类。其中颇多感人甚深的好诗。千百年后，还使人读之震悼，闻之饮泣。

夏完淳诗作，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特色，如用典用事，比较工切；多用比兴，带有浪漫气息；富于想

象，时见瑰丽色彩；善于以景为情，融情入景；善于选择特征性的事物和动作来概括情境，表现人物。

集中的爱国主题，爱国激情，热烈的战斗气息，充沛的乐观精神，夺目的华美文词，动人的浪漫色彩都形成完淳诗歌的悲壮激昂、清新开朗的艺术风格。

夏完淳的诗，并非以年少而见称，也并非因殉国而作传。幼年时代吸收的古典作品的精华，长大后实际斗争的磨炼，都形成了他诗歌慷慨悲壮、清新开朗的独特风格，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能引起人强烈共鸣。就诗论诗，亦足以睥睨一代，辉耀千秋，屹立于古今爱国诗人之林。但他的诗作毕竟受其年龄、经历、思想局限性影响，也有许多不足之处，题材比较单调狭隘，描写人民群众的疾苦和灾难的尚嫌薄弱；用典过多，有时有掉书袋之嫌。比起其师陈子龙来，自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

现代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在青年时期读了夏完淳的诗歌后，敬慕不已，写下“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我亦年华垂二九（即十八岁——作者注），头颅如许负英雄。”以自比自励，从完淳的诗中吸取成才的精神力量和艺术营养。四川辛亥革命元勋熊克武回忆说：“我在家念私塾时，……，特别喜欢明末夏完淳的诗文，一面抄写，一面熟读，至今还可背诵一二。”汪辟疆在《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

族文艺家》中也慷慨激昂地说：“我早年从《艺海珠尘》内得读《夏内史集》，诵至他16岁所作的《大哀赋》和《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这几篇，有时热血上涌，有时酸楚欲绝，不知不觉的使我对于这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敬佩不已”。闻亦博在《明代模范学生夏完淳传记》中说：“他的一生，始终不肯休息，不肯妥协，燃烧着似火一般的民族思想，在诗句中发生伟大的力量，比之于普通抒情的作品，描写春花秋月的文章，不知要充实多少倍了”。文坛巨匠郭沫若先生也多次著文对夏完淳的诗作进行详细评点。

夏完淳身后留下各体诗337首，词曲40余篇，文及赋各12篇，有《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等集子流传，还有不少诗歌散见于明诗抄等书籍中。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有崇敬他人品与文才的王昶、庄师洛等人在众多残稿中零星采掇，进行校勘，编成《夏节愍全集》十卷及补遗二卷。1959年由中华书局改题为《夏完淳集》出版。1991年又有白坚先生著《夏完淳集笺校》问世。

对其文，人们评价重视如此，对于其人，就更是崇敬赞美有加。他那少年人的民族气节，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都已超越了当时的反清复明的斗争意义，

在中华民族遭受异国侵略，灾难深重的抗战时期，被升华到了新的高度，不知吸引和鼓舞了多少志士和爱国者！正如前言所说，他的言行，固然有天赋的能力不应忽略，但其自幼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所形成的立身报国的信念才是真正的指导。儒家学说中经世致用、成仁取义思想的熏陶，古代英雄、志士、爱国者的启示，东林、复社崇尚气节的影响，抗清斗争中父亲、老师和其他爱国先驱者的激励，都使他具有一种不避危难、力任艰巨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决心。夏完淳年仅17岁而能从容就义，其实正是他素所蓄积的必然结果。

有人说，他不但有着一枝雄健有力的鼓荡民族感情的铁笔，而且，他还有着一颗最坚定又最顽强至死不渝的雄心。“夫岂不知事之难成，惟知其不可而犹为之”，他的百折不挠的所作所为，是最能唤起民族精神的。苏雪林在《南明忠烈传》中称赞他：“中国文学史固不少成熟的天才，但像夏完淳如此青年，又有如此惊人的表现，也算是绝无仅有的了。‘正所谓’何必老成，一殇子胜于彭铿多矣”。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夏完淳的这17年，活得非常有质量，有价值，无论对于他自己，还是对于他的时代以及历史来说，都是如此。

岁月如白驹过隙，夏完淳为国捐躯已成历史，时

光翻到了300多年后的今天，今天的青年，面对的环境及情势虽然和夏完淳当时所面对的环境及情势有天壤之别，但夏完淳那种精神，那种气节，那种对国家民族的爱却是永远也不能丢弃的。夏完淳时代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振兴中华、保卫祖国仍旧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夏完淳所受的教育、环境及其将个人素质与后天培养完美结合的表现也都应该成为今天教育学上的范例。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们更应该学习他身上那种历久不灭、永远长青的优秀品质，这样才能确保自己成为不负于祖国，不负于时代的真正建设者。是啊，300年前一夏完淳尚能如此为国不惜肝胆，现代发达、文明、进步社会之青年如我辈者，又怎能不砥砺明志，在这个跨世纪的伟大时代里努力发挥自己的潜能，做出最大的贡献呢？这，是夏完淳事迹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时代所赋予我们每个青年人的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